

(45 0000000 - 3600000000 -
400000000 - 200000000)
÷ 6000000 = ?

現代青年的職業問題

駱耕漢著

新知書店出版

836.1
Bp 76



0.30

現 代 青 年
的
職 業 問 題

駱 耕 漢 著

現代青年職業問題

◆ 每冊實價三角 ◆

| | |
|------|---------------------------------|
| 著者 | 駱耕漠 |
| 發行者 | 新知書店 <small>上海環龍路福壽坊</small> |
| 特約經售 | 生活書店 <small>上海福州路</small> |
| 印刷者 | 民光印刷公司 |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初版

自序

這是一本很小的冊子，全書不過五萬餘言；可是自計劃和蒐集材料起到全書完全脫稿為止，經歷的時間却在半年以上；工作的進行可說滯慢極了！

滯慢的原因很多。個人的職業負擔及其他寫作工作，往往會使本書的進行間斷一個很長的時間，使若干材料往往要重複蒐集。此外，這本書的性質也是使工作滯慢的原因之一。誰都能夠想像：這本書和『哲學概論』『經濟學講話』這一類書不同，所含『日常生活化』的意味特別來得多；所以假使要使本書的內容不陷於空洞和單是一些『原則』上的話，那末蒐集材料的工程就很困難。因為坊間討論職業問題的書籍並不多，而且與實際的職業生活的關係又往往不夠密切；所以要使爲現實的各種職業問題所迫着的男女職員以及預備就業的青年學生，覺得這本書很有一些參考的內容，那末就非從他們的實際生活之中去採訪材料不可，然而這又談何容易呢！

爲了使本書多一句切乎實際的『閒話』，我曾經屢次三番地向自己狹隘的職業關係中羅掘，同時還向有苦鬥歷史的小職員請教，想從他們口中得些寶貴的經驗，而且還利用各種機會向職業圈子內外的朋友徵求意見……所有這種種努力，雖然無相當成績，但是總和我的期望差得太遠。蒐集實際生活的材料實在比蒐集任何材料都困難！

現在全書是脫稿付印了；但是自己覆看一遍，總是愈看愈不滿意。因爲第一，『原則』的話還是多過『實際』的話，幫助本書讀者解決實際問題的功能還是非常有限。第二，在寫作技巧上也有點『不倫不類』。起初，我是沿用一般『說理文』的方式寫的，後來看見錢俊瑞、錢亦石兩先生用『故事化』的形式來撰述理論文章，同時又有幾位職業圈子裏的朋友也勸我效顰一下，使小職員容易接受全書的內容，於是我就貿然地重新改作了。可是將『說理文』『故事化』起來，在寫作修養極其薄弱的我，是處處要鬧『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大笑話的，不過俗語說『上馬容易下馬難』，我只好硬着頭皮把全書寫完，最後一章的話劇更是門外漢的天大的冒險。

現在我可以免強向讀者告慰的，就是我在寫作的過程中，總是盡可能地使說理的內容和故事的形成協調；不可能時，總是犧牲形式，保留內容，所以給與讀者的大致不會是一個模糊的亂影。

書中第五章有好幾篇短文是從小職員第四期取來的（小職員是過去上海若干進步的小職員，親自編寫的小型刊物，在中國職員文化史上有相當地位），還有一部份是利用生活週刊讀者信箱外集中的材料；第六章有兩篇小職員的自學經驗，是我特地約兩位苦鬪出來的小職員親自寫的。對於這些，我不敢掠美，並在這兒向他們道謝！

錯誤和遺漏是從事學習和寫作的人所不能盡免的缺憾，本書當然不能例外，希望國內高明尤其是職業圈子裏的小朋友，多多加以指教！

職員生活

第一卷 第一期

特輯 婚姻問題

創刊辭

親愛的同學們，我們且先來觀察一下我們現在所處的是怎樣

一個環境吧！

在國際方面，以德意為骨幹的侵略陣線，並沒有因英意地中海的君子協定而弛緩，他們援助西班牙叛軍還是一天厲害一天，日德這兩個法西斯國家最近又想在中國製造屠殺華人的陰謀。各國的生產指數一九三六年雖然在上漲，但是這是軍需景氣的反映，勞苦大眾的生活仍在失業和半失業的苦海中。國內的情形更糟！暴X指使下的偽蒙軍依然在進窺綏遠，整個的華北在日軍一再演習，和私貨不斷泛濫的局面之下，差不多已近淪亡。各地工商衰

落的加甚和失業隊伍的擴大，更是不能掩飾的事實！

試問在這種種的惡劣條件之下，誰能不顧民族，不顧社會，而單獨地度着個人主義的安樂生活？身為小職員的我們，當然更是朝不保夕！我們還常常聽見：「在商言商和國家大事用不着我們生意人去過問，而且沒有資格去過問」這類話。其實說這類話的人，在現在已是犯了天大的錯誤。我們小職員是不能再受別人的壓迫和麻醉，也用不着怕人譏笑，而應該將全部力量拿出來為民族謀解放，為自己謀幸福！

不過我們過去因所受教育有限，處世又不長久，對客觀的認識常不充分；所以我們時常利用在這兒補習的機會，大家共同討論。現在為增加討論機會起見，我們再合力創辦這個小小的刊物，希望大家能夠利用這個園地來增長自己的認識和與惡勢力奮鬥的力量！

寫在婚姻問題特輯前面的

我們都是絲毫編輯經驗也沒有的人，不過既被大家推定，我們也就不得不負起責任來。我們這次草草把這婚姻問題特輯編印出來，自知一定有許多缺點，現在只好請各位

同學原諒和指教！

職員生活的創刊號就來一個婚姻問題特輯，似乎太趣味化，其實有許多小職員都為這個問題所苦悶或分心，不能十分積極地努力各種工作；有的因為不知如何解決才好，有的因為害怕誤入歧途。所以編委員就決定採納前次各位同學在會場上的建議，先刊行

婚姻問題特輯，希望各位同學不要用好奇的心理或戀愛至上主義的態度來對待這個特輯，而要將它作為一條鞭策人生的鋼鞭，督促你們自己勇往前進！

特輯的內容，前三篇懲園，堅，秋三位

同學的來稿，都是具體地，老老實實地說出

小職員解決婚姻問題的方案；趙孟天君的小

職員與獨身這篇文章的見解亦極深刻。這期

要特別感謝的是張馬二位女士於幫忙編輯外

，還特地寫了一篇婚姻問題和我們女職員，

彌補這次的特輯所不會討論到的一大缺點。

培明君的文章和兩篇問答討論，對於小職員

的婚姻問題都是極重要的補充。我們希望大

家看完以後，都能來一個批判！

◆ 本 期 內 容 ◆

創刊辭

寫在婚姻問題特輯的前面

小職員解決婚姻問題的一個建議

退而求其的辦法

從工作中找配偶

婚姻問題與我們女職員

小職員與獨身

怎樣去找異性朋友

問題討論

編委會

懲園

堅

秋

張蔚仙

馬蘭英

趙孟天

培明

1. 可以和紗廠女工結婚嗎？

2. 可憐新婚就要離別

小職員解決

婚姻問題

的一個建議

慈園

我們，我們是小職員，是在重重壓迫之下靠着極低微的薪水過生活的可憐虫。而且這低微的薪水，還有隨時失去的危險。因之，大家所公認為「終身大事」的婚姻問題，對我們就成了很大的問題。當然，我們同是血肉之軀的人類，誰能不需要性的安慰，和異性的幫助？但是我們一方面既受經濟的壓迫，同時又受各種舊禮教的束縛，我們要和異性同居，又非舉行結婚禮不可。這樣，我們難道除了割去生殖器和異性隔絕以外，就沒有辦法嗎？不，決不！我們還是有辦法的。我們應當認識我們的環境和地位，確定我們的行動，在不妨礙我們生活的原則之下，去解決我們的婚姻問題才對。我的意見是這樣的：

(一)我們和異性結合，除了解決性慾以外，還有問題，就決不會比婚前窘迫，而且還能因互相合作的結果，而反覺安定了。

(二)我們和異性結合，除了解決性慾以外，還有問題，就決不會比婚前窘迫，而且還能因互相合作的結果，而反覺安定了。

(三)一切為我們看不入眼的無謂的結婚的浪費，我們可以一概免除，我們應當和惡習慣奮鬥，絲毫不為屈服。我們只要彼此相愛，通力合作，簡直連結婚的儀式也不需要。

當然，我所提出的辦法，在現社會裏至少有一部人不能實現的，這當然是因為婚姻問題不過是社會問題中的一個小問題，這個問題的澈底解決，當然還是不能和整個的社會問題分離的，這是我們不能忽視的。總之，凡是一個不敢做「開路先鋒」的人，祇好屈服在環境之下做環境的奴隸了。

(二)我們理想中的夫妻，既然是根據上述的原則結成的，那末你和她，在共同生活中，當然就能各獻所長，合力去解決生活上的需要，沒有誰投靠誰的事，更沒有誰是誰的附屬品可說。這樣，婚後的經濟問

題中的一部分，是根據上述的原則結成的，那末你和她，在共同生活中，當然就能各獻所長，合力去解決生活上的需要，沒有誰投靠誰的事，更沒有誰是誰的附屬品可說。這樣，婚後的經濟問

退而求其次的辦法

堅。

結婚的目標，一般說來，可分成兩部份：

(一)老實說，結婚的目標之一是解決性慾。解決性慾是人生第二事。(第一要事，當然是吃飯問題)。

(二)結婚的第二目標，是要結合一個異性同志，可以在鬥爭的過程中，得到工作上的幫助，和精神上的安慰。熱情越豐富的人，越需要這樣的伴侶。

我們小職員對於婚姻的解決，倘使能够「一舉兩得」自然是「交關開心」；不過天下事豈能盡如人意，試問在找不到異性同志，或者找到而又失去的時候，那末又怎麼樣呢？

我以爲儘可以不得已而求其次，找一個不妨害自己前進的異性來結合。祇要對於這位異性是看得上眼，而思想方面不是絕對沒有希望的。因爲每一個人的思想都是動的，是會相對地受環境支配的。所以一個打定主意的人，在結婚之後，還有改造對方的可能，不過要帶點危險性吧了；因爲一個不小心，你非但沒

有改造對方，而自己反給對方同化去了。

末了；我再來說幾句最實際的話。我們想找一個十全十美的異性同志，真是非常不容易，而且祇好碰機會，決不可以強求的。假使你不肯減低標準的話，你祇有把全副精神放到工作上面，讓性慾自然而然地淡下去，直等到你的異性同志在你懷抱裏之後，才可以讓你的熱情與性慾發展起來，「突變」一下。至於一般「飢不擇食」的急色鬼，我想，大都是些有階級，我們終日勤勞的小職員中是不會多的。倘使有人果真「忍不住」的時候，我還懇切地希望他在「戀愛不忘救國的原則」之下去進行。看吧，民族的危機是多麼嚴重呀！

下期預告

本刊下期，決定按照各同學的建議，出一「小職員的讀書問題」特輯，現在已收到來稿數篇，但缺乏尚多，希望各位同學根據自己的讀書經驗與心得，多寫一點稿子來，長短不拘，使該特輯得以按期出版爲幸！

編委會啓

在現階段，小職員怎樣來解決他們的性愛問題呢？有的是從小由他母親在鄉下定了親的，預備在年長後，回鄉去結婚的；有的是覺得這種方法太陳舊，來一下時髦，想用自由戀愛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的。可是無論在前者或後者，在一切都商品化的現在，都非孔方兄莫辦，那末生活還成問題的現在，怎麼還能談及這些呢？去打野鷄嗎？恐怕生楊梅瘡，既不雅觀，又恐怕飯盤要敲碎；去軋妍頭嗎？在經理老關的監視之下，也是不可能的；去冒一下險用強奸或誘奸的方法去解決嗎？那末，一個不當心，不但飯盤要失掉，並且還要

去嘗一下五年十年的鐵窗風味，那可不是好玩的！如此說來，路路走不通，那末究竟怎麼辦呢？難道小職員的性愛問題，就一輩子不能解決嗎？有人說：這個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正是和其他社會問題一樣，必需跟着整個社會問題的解決，而方才同時得到解決的。然而，這個整個社會問題解決不是一年兩年之內所能解決的，難道我們的性愛問題，就在整個問題沒有解決以前，就不預備解決了嗎？當然，事實並不是這樣機械，我們爲了求自己性的問題的解決，必須着眼於整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從事於整個社會的改造。在解決整個社會問題的過程中，在從事於整個社會制度的改造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否認有志同道合的異性朋友，可以相互來解決這個問題。雖然，這種解決的方法或許有的地方不健全，不美滿，不理想；形式是太草率，太馬虎，太苟且，然而我們是管不了這許多相反的。我們正因爲這種不健全，不美滿，不理想的辦法，太草率，太馬虎，太苟且的形式，而愈加加強我們從事整個社會問題的解決，整個社會制度的改造底決心和努力！

從工作中 找配偶

秋·

我與題問姻婚

我們是參加本刊的編委會的，所以曉得全校女同學對於這次的婚姻問題特輯，一篇來稿也沒有，因此我們兩人就勉強湊幾句，以表示女職員對於婚姻問題的一部份意見。

我們覺得：女職員至少從經濟關係上講，已是進步的婦女羣了，對於婚姻問題是應該公然發表意見的。「悶聲不響」就是表示我們還不會完全擺脫舊禮教的束縛。然而這個問題却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希望全校女同學今後能和男同學一樣，來討論小職員的婚姻問題。

我們認為，在這婚姻問題上，我們女職員更應做個榜樣，站在一般婦女的前鋒，打破「結婚是婦女的職業」這種寄生主義的風氣。因為現在有許多女子受了不良的社會制度的壓迫和有毒的傳統觀念的麻醉，都想嫁一個有錢有勢的丈夫，以便靠老終生，好像一般人當這失業成風的現在，想找一個打不破的飯碗一樣。

小職員

與獨身

趙孟天

談到小職員的婚姻問題，我的感覺有點特別，不禁要想到獨身問題上來。

我因為第一，小職員在經濟能力上和社交關係上，要使婚姻問題得到完滿的解決，是很少希望的，而且極容易引起各種糾紛和苦痛；第二，我們小職員在現社會的地位，實在和苦力工人差不多，是被壓迫在十八層地獄之下，所以獻身給社會改造事業的決心，實在非常迫要。把這兩點歸納起來，我覺得獨身生活對於前進的小職員是有考慮的必要的。

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所有進步的小職員，都該一律地爲了積極地從事社會改造運動和目下的民族解放運動，就需犧牲性愛生活；同時當然更是頌揚獨身主義

她們職員

張蔚仙 · 馬蘭英 合作

這種以「結婚爲終生職業」的意識和要求，我們非努力摧毀不可；因爲女子所以變成男子的玩具和家庭奴隸，不是別的，正是於由她們在經濟生活上非依賴男子不可。（這點，我們前次舉行婦女職業問題集體演講時，已經詳加說明。）但是我們是已經走上獨立生活的光明大道了，我們難道還要回到地獄裏去，以結婚爲職業，找個有錢有勢實際就是壓迫我們的丈夫嗎？不過這當然不是說我們不要丈夫，不要解決婚姻問題，老實說，我們也和男子一樣需要。和舊式女子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要在新的方式之下來解決這個大問題。簡單點說，我們理想中的異性對象，第一當然也要能夠獨立謀生，靠祖宗遺產而耀武揚威的公子少爺，我們是瞧不上的；第二要頭腦清爽，行動耐苦，第三不會把妻子當作玩具爲奴隸，而且能夠協助婦女解放運動……我們覺得前進的女職員應該朝着這些目標，去求得婚姻問題的合理解決。

的神聖和高尙。我的意思只是說，在個別場合，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決心。

一九三五年二月間，有位應申君在申報婦女園地發表了「獨身主義的看法」一文，一面反對「世界上也有不少怪物，把獨身主義當作一種最終理想而篤信着」，一面仍贊成那些怕「結婚確可妨礙他們努力於社會事業，」而「把個人的利益與需要放在社會事業的利益與需要之後」，有意識地度着獨身生活的人們。我當時看了很贊成。後來有位亦瓊先生批評應申君仍未擺脫獨身主義的「宗教氣息」；其實應申君的本意只是獨身「有時是必需的」，假使萬一理想中「伙伴式的結合」能够實現，他也是贊成立刻放棄獨身生活「請參看三卷九十兩期女聲」。我認爲身爲小職員的我們，與其窮凶極惡地或免強強地去解決婚姻問題，還是採取應申君的「獨身主義的看法」不錯！

怎去樣找

異性朋友
培·明

小職員要想解決婚姻問題，除掉最大的經濟困難而外，就是要找一個相當的愛人也是極不容易的。因為小職員整天閉守在職業機關裏面，不像公務人員，也不像教員學生那樣的來信，內容是一位十九歲的男孩子（大概是小職員），因為隔壁新搬來的一位異性，對他「總是仔仔細細的望」，於是「就寫了一封極普通的信給她」，甚至當面問她爲什麼不自信，那位異性總是「默默不答」。有一次他到晒台上去納涼，「她也故意到晒台來納涼」，害他「一天到晚，坐立不安」。這封來信充分顯示出一般小職員爲了解決婚姻問題，可是苦於無人介紹，結果就陷於可憐的「單相思」的苦悶中。那末我們怎樣才能解決這個矛盾？該書一四六頁恰巧又載有一個通信問答，可以借來作爲我們的參考，現在就摘錄在下面：

問：余在商言商，吾們商業中人，雖不是出類拔萃者，大都粗識「之無的」佔多數。婚姻問題類皆以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爲依歸。因囿於職業，限於知識，每苦不能自覓相當配偶，不得不從舊式制度。否則以缺乏識見，誤解戀愛自由，鮮有不踰閑蕩檢者。然舊式婚姻，因制度不良，而多怨偶，新式婚姻，真正戀愛自由，又非一般粗識之無者所能了解，如有良好方法，指示迷津，則不啻苦海慈航焉！

答：婚姻如能由自己物色相當伴侶，固屬佳事，惟自己物色，亦須有相當機會。如一時無相當機會，而又急於完婚者，惟有提出條件，由父母或親友代爲物色，經自己審慎考慮，始認爲合意，即父母物色亦未嘗不可容納也。

我認爲我們這羣小職員在不能「自己物色」的條件下，最好能多等一下機會；否則只好退而求其次，按自己的條件託家長親友代爲物色。我們是時代的不幸者，對於婚姻問題只好馬虎一點，只要與自己所負的重要任務不相衝突就好了。

問題

討論

1. 可以和紗廠女工結婚嗎

編委會：

我前在某鐵廠當實習生時，曉得經濟未能獨立前，不可冒昧娶妻，所以父母再三要我娶親，終未允許。到現在我自己覺得選擇對方的時候到了，但在廠服務，對外界接觸甚少，所以無異性認識。我的姊夫現在蘇州某紗廠任工務主任職，前日我至蘇州，偶與談起婚姻問題，他說該廠有某女工，其人很不差，不過問我對於女工合意不合意？我當時並未有何表示。回廠後，和三數同事討論，所得的結果，總說像『紗廠女工，未免有點不合。』我自己也很猶豫，不知和紗廠女工結合，在名譽上到底好不好聽？請討委會給我一點意見！

楊邦青

邦青同學：

擇配以身分財產等等為標準，完全是封建社會的遺毒，身為小職員的我們實在應該反對，你的同事和你的意見實在犯了很大的錯誤。假使那位女工，果如

令姊夫所說，「其人很不差」，不僅是外貌上，而且是思想上，那麼你是可以和她結合的；不過單靠令姊夫的介紹恐怕還不够，你最好能自己和她往來一番，再作最後的決定。

此外，關於小職員擇偶的對象問題，我們還有一些一般的意見，或者可以作為你的參考。我們認為像我們小職員這樣地位的人，結婚已是够麻煩的難事了，假使與不能自立而又不能耐苦，甚至還愛時髦的摩登少女結合，那就够你一生倒霉。所以我們的性愛對象以女工這個階層和職業圈子裏面非花瓶式的女職員為最理想。次之，窮苦人家的鄉下女子也好，因為她們會和你一同站在生存線上苦鬥。有些小職員因為一時的職業環境比較好，和女工這類對象結合以後，就叫她們不要做工；那知這樣一來往往要重新引起女子的傳統弱點（如愛粧飾，如不願為獨立生活吃苦），釀成種種不安。所以小職員不僅在擇偶時要注意對象的品性和志向等等，就是在結婚後也應注意維持並培養對方的品性和志向。假使前後矛盾，就會萬事皆休，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編委會謹答

2. 可憐新婚就要分居

編委會：

我有一個猶豫不決的問題要請指教！我於今年一月裏才結婚，對於婚事，雙方都覺得美滿樂意。不料我們在美滿樂意之後，倒又有困難的事情來了！我是在外經商，祇有告三個星期的假，與她同居祇有兩個星期（婚前即返家）。無情的光陰那裏肯遲來待我，我爲了飯碗問題，不得不到外邊去做事。我心裏想到要分別的念頭，我就覺得難過起來。她也是與我同情，每每哭得一對淚人，竟無法解決。你說搬出來同居嗎，又受經濟的束縛；你說我不出來做事嗎，則生活又成問題，結果飯碗戰勝愛情，我便硬了心腸動身。不過我到了店裏，雖然照常辦公，然精神上總大覺哀傷，萬分難受。但是我也想不到解決的辦法，希望你們能加以同情的指示！

成賢同學：

你的問題確是難解決的，我們也不能有好的指示，不過我們極願同情地提出一點意見，以供參考。

詹成賢

第一，新婚之後，不說旅行度蜜月，甚至多同居一些時候也不可能，確是很哀傷難受的事情，不過這也是我們這羣不幸的小職員所不能避免的命運，因爲正如你所說，「不出來做事嗎，則生活又成問題」。你總曉得，我們小職員還有許許多多正因爲這生活難的壓迫，只好遏制着性愛的要求，過着獨身生活呢！老實說，我們是不能羨慕少爺小姐的同居愛的。在目前，國難這樣嚴重的關頭我們實在祇好「硬下心腸」，犧牲小家庭的幸福，多從事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從這當中找到另一種意義的安慰。在你看來，我們好像在唱高調，好像局外人說風涼話，其實，我們確應朝着這樣的目標努力。

第二，比較治標的眼前一點的補救辦法，我們當然也應努力，不過不能過存奢望。我們現在代爲想到的有兩點：1. 在滬慢慢地替尊夫人找點相宜的工作，甚至到工廠去做工也很好，使「同居的經濟束縛」可以減少一點；2. 隔了相當的時期，設法回家一轉，減輕雙方的寂寞和悲哀。回家時，假使可能，就帶做一點小生意（如將上海和鄉村中的貨物互販一下），俾可減少川資的負擔。

編委會謹答

職員生活

第一卷 第二期

白學問題特輯

打倒學校的偶像崇拜

任健輝

而悲觀消沉的實在是錯誤的，不必要的，這有兩大理由：

第一，學校雖然是求學的良好場所，但是並不是說到了社會就斷絕求知的可能。要曉得各種社會生活本身就是很好的實驗導師，它教給你的學問往往是學校課程所望塵莫及的。德國的大哲學家狄慈根說：「我們在學校中生活，我們也在生活中學習」，指的就是這意思。所以我們一生一世有現實生活作導師，永遠不會失學的。

第二，所有的事情差不多都要靠自己的決心，求學也一樣，十九就全靠自己的決心自學。在學校裏面，假使單靠先生教，那末就是從小讀到老，一定也是極少成就。從前申報流通圖書館讀書指導部編的讀書問答內，曾經有一個很好的譬喻，它說：「學校只能給你一個環境，一部指南，學問的成功與否完完全全

在你自己。你有了一冊旅行指南，如果不去實地遊歷，你只是做夢，並不能說你真的了解某地的真實情況。凡是在學問上稍有成就的人都是自學成功的，多是在出校後，在圖書館中，自己的書室中，一切實生活的領域中磨鍊刻苦，一點點地達到的。我覺得在目下崇尚讀經的教育方針之下，這話更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確。但是我們曉得，自學的功夫，只要自己願意，就是到老還是可以做的。

根據上述兩點，我們小職員雖然過去因經濟壓迫，不能在學校裏多讀幾年書，眼前的學識亦極淺薄，但是用不着悲哀消沉和妄自菲薄，以為自己做不了什麼事。老實說，只要我們肯努力自學，更從實生活討教，我們的學識和能夠負擔的任務，決不會膚淺渺少的！歷史上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和發明家（如德國的狄慈根，美國的愛迪生，英國的瓦特）都是自學出來。我們雖然不能以他們為理想，但是總可以借他們來勉勵我們的自信。

我服務的公司裏面，有好幾位小同學常常因為知識不足而苦悶，覺得此生已無意義，空的時候，只是談談笑笑，說王人美比胡蝶表演得活潑；胡蝶的兩個酒渦實在好看……試問自己心死在先，平時又不刻苦自學，要想知識進步，生活展開，又那裏可能呢？固然，身為小職員的我們，要想自學，當然是遍地荊棘，但是一切的路，真如魯迅先生所說，都是人踐踏出來的。要曉得我們生來就只有艱苦奮鬥的一條路呀！

本 期 內 容

打倒學校的偶像崇拜

任雄健

小職員讀書的目的是什麼？

楊明

小職員怎樣自學？

1. 自學的困難和克服的方法

陸海珠

2. 小職員自學的通病

童念新

3. 小職員怎樣閱讀書報雜誌

朱夢熊
謝海生

小職員自學經驗二則

謝笑影·錢科賢

小職員讀書的目的

？

楊明

在我們小職員的隊伍中，對於讀書求知的態度是有種種多樣的：有的認為既然不幸做了小職員，讀書求知就根本不必了；有的則主張讀書求知依然必要，甚至比一般人還更要。同時抱第二種見解的，他們的出發點又各有不同，大概可有三種：一，為解悶而讀書；二，為職業而讀書；三，為社會而讀書。對於第一種見解（即小職員不必再讀書），我們用不着討論；因為它根本忘掉小職員在社會生產過程中亦佔着重要的地位，對於社會改造運動也是一大主力，讀書求知是非常必要。對於第二種見解，我們就大有討論的必要，因為它雖然肯定小職員亦應讀書求知，但是動因則顯有不同，我們非辨明三者的是非不可；否則我們難免要浪費精力甚至誤入歧途。現在將我個人的意見，分條列述於後：

第一為解悶而讀書

——小職員的生活當然是非常苦悶的，一天到晚守在櫃台旁邊或是寫字台上，做着繁重的呆板工作，一不小心，還要大受上司的責罵乃至陷於失業的苦海中。

所以許多小職員在空閒時，總是要找點低級趣味的讀物來刺激自己的厭倦。因此看報就往往看滿載風花雪月的小報，看雜誌就往往是電影明星的畫報，看書籍亦往往是偵探小說或言情小說。但是這種傾向對於自己的不幸環境的改善，很明顯地是毫無補益，而且就連以讀書解悶的目的也難達到；因為使你苦悶的是你的職業環境和社會環境，書本上的低級趣味式的麻醉，不特要消磨你改革環境的意志，而且在一時的麻醉過了之後，使你還要感到更大的苦痛。所以我們小職員絕對不應瀆極地為解悶而讀書。至於在精神非常厭倦，情緒非常激盪的時候，看點有益的新小說，或者和同事唱些興奮的歌曲，調養自己的心性，那當然不在此例。

第二為職業而讀書

——一般小職員一方面因為自己的職業環境太壞，總是想設法改善一點；另一方面又因自己過去所受的教育太少，改善環境的主觀力量又畢竟有限，兩者交識的結果，就使為職業而讀書的這種趨向在小職員的隊伍中相當地普遍起來。舊式商店中的小職員或學徒朝晚練習小楷，新式公司中的小職員

或練習生業餘湧躍地補習英文或簿記，不是爲了別的，就是想增進改善自己的職業環境的才能。這種傾向當然是好的。不過我們也要注意它可能帶來的缺點：一，爲職業而努力讀書的小職員，一旦遇到他所學的知識使他的職業環境改善了一點以後，他往往要發生一種錯覺，以爲一般小職員處境的惡劣並不是由於社會環境的不良，而是因爲自己的無能；二，爲職業而努力讀書的小職員，即使開始不抱有這種傾向，但發展的結果却往往要抱有這種傾向，即專爲職業而讀書和專讀與職業有關的書，其他更必需的知識，他們都會置之不顧或者感不到興趣。這兩種傾向對於澈底改進小職員的惡劣境遇都是極有害的因素，我們非積極防止不可！

第三爲社會而讀書

——我這兒所指的爲社會而讀書的意義，就是讀書求知的動因不是爲了個人的眼前的福利，而是爲了加強自己參加社會改造運動的能力。目下進步的職業青年都已認識自己對於社會所應負擔的責任，在國難這樣嚴重的今天，更知自己有參加救亡運動的義務。但是要担负起這些工作，就非相當了解社會，經濟，政治等等學理和國內外政治經濟的現勢不可；因此近年來進步的職業青年都於業餘突破種種困難，努力學習社會科學和研究時事問題。這種進步的現象確是以往所不常見的。不過能爲社會而苦苦讀書的小職員畢竟還是少數，我們希望全國各地的職業青年都能慢慢地覺悟到時代的使命，將這方面的基礎知識也積極地培養起來！在另一方面，我覺得還有一點亦應同時指出，就是少數進步的職業青年，爲熱情所激動，對於社會科學和時事問題的知識追求得非常猛烈，但是對於必要的職業知識或技能一點兒也不關心。這種現象的暫時存在，我們固然不應非難，但是老是這樣，一般說來，畢竟也是有礙的；因爲你可能無爲地斷送掉職業生活的依憑，使別一方面的志願遭受打擊。這種過熱的幼稚病，我們也該同樣防止。

我個人認爲：做了小職員就不努力讀書求知固極錯誤，但是抱了不正確的目的讀書，對於自己的前途也是有害的。所以不揣淺薄，提出「小職員讀書的目的是什麼」這個問題，並將個人的意見拉雜地寫出來，希望大家能夠加以澈底的討論，使我們全體小職員對於讀書這件事，能夠得到一個正確的目標！

集體創作

小職員怎樣自學？

陸海珠 童念新
朱夢熊 謝濟生

本文是陸海珠女士等四人特地爲本期專號寫成的集體創作，事前會共同討論並得潘少荃先生指導，然後分頭執筆，所以各節內容都極充實，而又呵成一氣，希望讀者諸君注意！

——編委會

一 自學的困難和克服的方法

在沒有具體地說到小職員怎樣自學以前，我們要先來提一提小職員自學的困難和克服困難的方法。

說到自學，誰都容易想起它至少要具備三大條件：第一是要有時間，第二是要有相當的購買書籍的能力，第三是要有相當的基礎知識和可能相互研究的友伴和導師，三者缺一，自學就很難進展。但是一般小職員對於這三大條件都是極不齊備的：他們的大部分勞力已經出賣給老闆，剩下來可以供自學的時間當然是非常的少；他們的經濟狀況當然壞透（假使還好，他們就不一定來充當小職員了。）至於想在每日低微

的新工中扣出一點來買書籍也是很少可能（因爲低微的薪金往往不够自己使用）；同時小職員類多幼年失學的苦學生，學問的根底當極薄弱，踏進職業圈子以後，左右大多都是和自己一樣，够得上做導師的實在不多。所以一般小職員談到自學，就要傷心嘆氣；因爲他們明明曉得自學非常重要，但是終因種種困難而不能進行！有許多小職員在業餘時間不好好地讀書求知，只是嘻嘻哈哈地過去，不一定是自甘墮落，有時的確也是因爲無法克服自學的困難。

不過消極地屈服，終不能作爲我們的辯護，我們非艱苦掙扎以克服前面的困難不可，現在就我們討論

所得，指出一些原則上的辦法，以供大家參考：

一、自學時間的缺乏是小職員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我們不能創造時間，我們只能儘量利用業餘時間和在業時間的可能機會。不過在業時間的可能機會，你不能勉強利用；假使你的老闆不願看見你讀書，寧願你空着呆坐，那末你還是不利用爲妙。清晨和晚間大體上可以由你自由分配，你非好好地利用不可；因爲那是你自學的唯一時間。爲了多學習一點，遲睡早起，使生活作最大限度的緊張，略微犧牲一點健康，也是不應吝惜的。我們的意思不是說職員不需要健康，而是說生在這樣動亂的時代，多少青年爲了社會和民族犧牲了他們的性命和幸福，我們爲了多學習一點，以便爲社會和民族多盡一點力量，因而犧牲了一點健康，又算得什麼一回事呢！要曉得眼前的時代，在我們看來，是犧牲的時代而不是享受的時代，充分的休息和充分的營養，只有少數人才配得上講究，我們假使也要學着談談，那末你一生就儘够倒霉了！

其次，對於在業和業餘時間的利用，我們一定要極有系統，因爲我們所能利用的各種時間都是斷斷續

續，非常短促，假使自學時沒有一個嚴密的系統，我們就會一邊看進，一邊忘記，收效一定很少。這點，到本文第三節還要詳細說到。

除了上述兩點以外，我們就沒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克服時間缺乏的困難；不過我們只要將這兩點很好地做到，時間的難題也畢竟可以解決不少了！

二、購書能力的缺乏這個困難，比較容易解決，大概可有三種辦法：一、儘量節省自己平日不必要的開支，如少吸幾支香烟，少搭幾站路的電車，少享受一點業餘的娛樂等等，將積下來的錢買書；二、儘量利用公共圖書館，如量才圖書館和市商會圖書館。三、組織小職員圖書流通網，這就是說，將相互直接或間接認得的職業朋友的私人書籍，設法做一個總的登記，編出一個總的目錄，書籍仍保留在原主人處，必要時，我們可以根據目錄相互借閱。上面三種方法，當然以第三種爲最有效最方便，我們曉得有些小職員已經組織有小小的流通網。假使全上海各工商機關的職員一致起來組織一個圖書流通網，那末我們敢斷言小職員無力購書的困難可以得到百分之一百的解決！

三、自學能力的缺乏這個困難，只要我們自己耐性苦學，在時間過程中一定可以逐漸地解決。譬如你開始看狄超白先生著的通俗經濟學講話，一定有許多攔路強盜使你通不過，不過只要你不甘半途而廢，好好的周旋一下，強盜也會變成面熟的朋友，好好地讓你過去，這是我們親自得到的經驗。除掉這種個人奮鬥的方式以外，我們還可借助集體的力量，就是約三五同事共同看一本書，不特可以相互指教，而且還可以相互督促。假使社會關係可能的話，我們還可以請一個程度較高的義務導師。此外，我們還可以利用學者的公開演講，和雜誌的讀者問答欄等機會來減少我們自學的困難。總之，「天下無難事，只怕用心人」這句成語，到現在還是適用的。

以上所說都是原則上的話，而且遺漏的地方也一定很多，希望大家能够依照各自的環境使它充實起來，作爲自己發憤自學的指針和全體小職員的參考！要曉得時代是緊迫了，我們時刻需要活的知識來武裝我們的頭腦，大家快快認清目標努力作系統的集體的自學吧！

二 小職員自學時的通病

一般小職員在自學時往往要犯上不少通病，爲了確立積極有效的自學方法，我們非預先克服不可！我們所經歷着和所能想到的大概有下列四種：

一、野心太大——一般小職員因爲求知心切，往往什麼都想學。他們不特要看經濟學，政治學和哲學一類書籍，而且還要看詩歌，小說，劇本乃至中外古今的經濟史和政治史。固然這許多學問，大體上都是我們所需要的，不過同時都想學習一點，畢竟是要不得的志願。普通肉吃得太多要撒肚皮，和這一樣，你假使想樣樣都涉獵一下，你也會害起胃病，一點營養也吸收不進。所以求知一定要慢慢地來，尤其是根底薄弱的我們小職員。

二、漫無系統——這個毛病與野心太大有連帶關係。小職員往往因爲要看的書太多了，同時主觀的能力又有限，於是東看一個頭，西看一個尾巴，好似一隻獼猴被許多玩家的糖菓引來引去，結果吃到口的反而很少很少。所以我們看書一定要有一個先後輕重，甚至兩本書都同樣需要，我們也只好暫時割愛一本。

三、怕難不思——小職員自學，在書本上所遇到的疑難當然極多極多。但是他們碰到疑難，往往不肯深思，就將它擱起，或者換一本新書看看，調調胃口，免得頭昏腦漲。這樣，你的學問就難進步。要曉得差不多的書，第一遍看不懂，第二遍可以變懂；或者現在不懂，休息一下即可了解。所以不自學則已，要自學就一定要掃除「怕難不思」的毛病。

四、忽視現實——一般小職員看書時，往往不會將書本上的知識和現實問題關聯起來，譬如讀政治學讀到國家機關是統治階層壓迫被統治階層的工具的時候，往往不能聯想到政治當局禁止言論集會出版自由的作用；讀經濟學讀到大資本吞併小資本的集中法則時，往往不能聯想到小資產者必然沒落的命運。結果會使自己與自學的初衷背離，變成書本的奴隸，而不知利用書本來解決切身問題。這種毛病，亦得糾正。

上列四種通病不一定是小職員所專有，不過終是小職員所應努力克服！克服的最好辦法是運用集體的力量，相互提出問題並解答，要讀的書過多時，就採取分工合作的原則，免得個人的食而不化，詳細留到

下節再說吧。

三 小職員怎樣閱讀書報雜誌？

現在我們要談到小職員自學的中心問題，就是小職員究竟應該怎樣自學。

說到自學，我們當然不應忘記古人的兩句常訓，即『要有恆心』和『不恥下問』，意義非常淺顯，前兩節亦已約略提及，用不着再說。此外我們自學時要特別注意的是集體化和系統化。這兩點，前面雖然亦已說到，但是不甚具體，這就是本節想詳加討論的。

按平日作為小職員自學的讀物不外報紙雜誌和書籍三大類，現在為了力求切實起見，我們就相應地分成三個部分來說明：

第一，小職員怎樣閱讀報紙？

看報紙的集體方式，對於小職員可能性較大的就是『賣現貨』。所謂賣現貨的意義，就是把看得的新聞消息，自己認為重要的或者有懷疑的，立刻提出來和左右相宜的同事轉述一遍，這好像水果店老板從十六浦水菓行販進一籃籃的橘子，立刻擺在攤鋪上出賣一樣。這樣賣現貨有兩大好處，第一是說過一遍以後，自己

更容易把消息記牢，第二是容易引起對方的發言，增進自己的了解。看報當然還有他種集體方法，如約定幾位朋友，指定某位看國際問題，某位看國內問題等等，然後約定一個時間，相互交換消息和討論，當然比前面的方法更有組織更有效。不過這種集體方法往往不是小職員的環境所能做到。

所謂看報的系統化，就是說在看報以前，我們腦子裏應該有一種收容各項時事消息的分類櫥，使它們分門別類地集合起來。這不但能夠助長我們的記憶，而且還能夠加強我們對時事的理解。譬如一家大藥房，假使不分成原藥部，本藥部，化粧品部，醫用器械部等部門，來收容並經營各項藥品的買賣，那末對於一個買主的應付就要多費好幾倍的時間。和這一樣，假使看報而沒有收容消息的分類系統，那末也一定要功倍而事半。至於分類的系統是按各人的需要和程度而不同的，我們小職員的大致可擬訂如下：

A. 國際方面：

1. 和平勢力與法西勢力的消長，如英法蘇德意對西班牙內戰的態度，中歐小協約國對法蘇與德

意的傾向等類消息，皆收容在此項下。

2. 東西法西國家在太平洋上的活動，如最近的日德日意兩同盟的締結，它們對反蘇陣線的努力，它們與英美各國在太平洋上的矛盾與鬥爭等等，皆歸入此項。

3. 世界經濟的重要演變，如英蘇大借款的完成，法郎貶值與三國貨幣協定，以及各資本主義國家財政之惡性膨脹，美國海員的大罷工一類消息，統屬於本類。

B. 國內方面：

1. 中日問題，如眼前的外交談判問題和綏遠抗戰問題當然包括在內，他如日本本國的財政，軍事，各階層對華政策的矛盾以及各國對中日問題的意見亦收羅在內。

2. 國內抗X陣線的發展，這欄專門留心抗X的前途，如政府對人民抗X陣線的態度，華北和西北的地方當局對於局部抗戰的決心等事態，就是這欄的重要內容。

3. 國內經濟的演進，內容與『A. 3』相仿，惟限

於中國內部。

前面的分類系統當然非常簡略：如各國（特別是蘇聯）內部的政治經濟概況，列強內部的一般矛盾，美洲問題，國內的文化和社會問題等等，都沒有專門的地位，甚至很少注意，但是我們認為：一般小職員實在只能以前列六大類的時事，為其注重範圍，因為他們的時間與能力大致上只能容許他們暫時做到這些。關於系統化這步工作，還有兩點可以補充，一、如遇特別重大的問題，而且預計歷時較久者，則立一特別項目來收容，如過去的白銀問題，現在的西班牙問題。二、看完報紙以後，如屬可能，最好能做些摘記，分門別類地保留下去，以便查考。

此外，關於看報，還有兩點值得提出來談一下。

第一，小職員既是時間有限，購買力又極薄弱，對於報紙讀物一定要加選擇，決不能逢報便看。那末應看那些報紙呢？地方報因其新聞範圍狹小，當然可略而不看（居於內地者不在此例），外國文報紙因各種限制只好不看，所以作為選擇對象的就是上海出版的幾種報紙。以申新兩報論，我們相宜於定申報。假使這

些大型報很方便地可以借閱，那末我們就更應訂閱小型報的立報。至於晚報，華美與大晚兩種之中，可任讀一種，但應儘量找不化錢的機會，因為晚報休息不多，幾分鐘就可看好，而且有許多還可到次日晨報再詳細補閱，所以所費雖然不多，省還是可以省的。此外各報，類多社會瑣聞與雪月遊藝，我們也可不看。至於前列各報以及中華日報，大美夜報、南京中央日報等報的社評，假使可能，我們最好能擇要一讀。第二，報紙的消息是非常零碎的，局部的，很少分析，也很少歷史的記述，假使沒有歷史，地理，以及時事本身的一點基礎知識，要全盤瞭解它們就很困難。那末怎麼辦呢？是不是等這些基礎打好以後再來看報呢？這當然不是，而且恰恰相反，要求得這些基礎知識，非從注意時事消息不可，因為後者會教你一個最切實最活潑的入手門徑，同時會引起並督促你追求基礎知識的需要和興趣。這種打基礎的工作是必要的，但是比較遲緩，在遠水救不得近火的時候，最好用心看看各報的時評和特約通訊，最重要的還是參看及時出版的雜誌中的時事短評與論文，它們可以減少你自

已分析研究的時間和精力？

第二，小職員怎樣閱讀雜誌？

那末，雜誌又應該怎樣看法呢？閱讀報紙的集體方法——「賣現貨」，對於雜誌當然也同樣適用，不過雜誌的分量較報紙的大得多，所以集體討論和交換閱讀所得這種方式，對於看報紙可以勉強不用，對於看雜誌最好能够做到。雜誌的內容於看完以後，分門別類的收容方法大體與報紙的無異，可不重提。報紙於看好以後，最好能摘要，雜誌又怎樣呢？爲小職員的時閒着想，摘要這步手續可以省略，第一因爲雜誌要摘的文字較長，第二因爲雜誌論文的內容較有聯繫，也較易記憶。不過看雜誌時（假使雜誌不是借來的），最好遇重要處即加以圈線等符號，並加眉批，這不特幫助記憶，而且便於查考。

看報要選擇，看雜誌更要選擇，因爲它的價錢較貴，理論和分析的成分也特別多，假使一不小心，錢送掉還在其次，思想受麻醉那才糟糕！現在可以看看應該看的雜誌，一般人認爲有下列四種：一、世界知識，專談國際問題；二、現世界，內容比較綜合，惟

特別着重中日問題；三、時代觀，亦爲綜合性的半月刊，惟常有嚴峻的批評；四、申報週刊的時事一週；五、新學識的幾個文藝化的講座。至新中華，中國農村等刊物，因內容較深較專門，不宜作爲一般讀物。此外文藝雜誌如光明，作家和文學，以及婦女生活，對於愛好文藝和關心婦女問題的職員們，當然也是必要的讀物。

看雜誌和看報不同，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權利，就是遇着疑難或不解的地方，我們可以寫信去問編輯和作者。這種權利，我們小職員應該儘量利用，因爲這是一個極好的不收費的函授學校。此外，關於看雜誌，我們還有一點意見要貢獻，就是將前列各雜誌所載的論題相類的文章對比起來看，前期如有相同的文章就聯起來看，這樣你所瞭解的就能更完全和更深刻。

第三，小職員怎樣閱讀書籍？

書籍，第一因爲是一章一節，原原本本的，第二因爲篇幅至少一二百頁以上，不像閱讀報雜誌那樣輕易，所以小職員閱讀書籍的方法顯然與看報看雜誌不同。「賣現貨」這種集體方法，對於雜誌已經不甚適用，

對於書籍當更少作用，所以集合數人，共同討論的這種集體方式，對於書籍的閱讀就更必要，幾乎非設法利用不可。按我們過去參加讀書會的經驗說，在參加以前，大家都應作充分的準備，把問題和意見都預先摘出來；開始討論以後，我們不要怕人家笑我們淺薄，將問題儘量提出來。這樣，讀書會才會發生它最大的價值，否則就是有良好的導師，全班也會啞然無聲。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我們不特要嚴密確定每次的討論計劃，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使它全部實現！

關於讀書本身，我們還有好幾點應該注意：第一要重讀，因為一本書的理論體系，沒有不是前後呼應前後補充的，我們小職員常為一本書的頭幾章難倒，一方固然在於自己程度的淺薄，一方也因不會鼓足勇氣往下看的緣故，所以一定要重讀，使前後更明白起來。第二除掉閱讀時在書上重要處或懷疑處加線加眉批，以幫助自己的記憶外，讀書必需做點摘記工作。摘記的方式很多，一種是按章按節將書中的內容扼要地摘出來，一種是將該書的獨見或精闢之處摘出，還有一種是問題式的摘記，即將自己對該書的疑難，或

批判的意見摘出。第一種是初步的基本的，我們初讀經濟學或政治學時，應該儘量先做這種方式的摘記，等到自己的程度高起來了，再採用二三兩種方式。

讀書的系統化與讀報的系統化不同，它的內容是規定那些書先看，那些書後看，以便糾正野心太大和漫無系統的毛病。現在我們根據小職員的程度和需要（限於社會科學方面），定出下列的程序：

第一步學經濟學，因為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的中心，分析社會現象也得從經濟關係出發。書籍先看狄超白先生的通俗經濟學講話，假使可能，再看一本張仲實先生譯的政治經濟學講話或其他同程度的書籍。

第二步再學社會進化史，使自已可以明瞭社會的演變和趨勢，書本，舊著蔡和森先生的社會進化史也很適用。

第三步再學習政治學，使自已可以瞭解人壓迫人的政治機構怎樣在經濟基礎之上展開，漢夫先生的通俗小冊子政治常識講話是很相宜的讀本。

第四步再來學習思想的方法論——哲學，使自已的思想能力更能縝密起來，艾思奇先生的近著思想方

法論是小職員在這方面的讀物。

最後第五步，我們最好能够有些現代的歷史知識，因為愈近的歷史就是我們愈好的教訓。在這方面，我們可以選讀錢亦石先生的中國怎樣降到半殖民地和王純一先生編輯的西洋史要。

以上一共只有六七本書，不過對於小職員已是很大的負擔了，同時也是相當充足的糧食了。我們認為一般小職員只要能够將上列六七本書，用集體的力量，按部就班地細嚼進去，在基礎知識上已經足夠成爲健全的社會戰鬥員了！

對於這六七本書，我們不要野心太大，想在半年或一年之間讀完，因為這是明明不可能的事；縱使能够勉強看完，結果也是食而不化的；所以我們儘管不妨來一個兩年或三年計劃。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非下最大的決心在兩三年之間將前述各門基礎知識打好不可！因為我們小職員對於讀書這件事，常會從野心太大變得一點野心也沒有；有時想三月完成，有時竟會擱到腦後。這種過熱過冷的毛病，在讀書方面，我們也應嚴密預防。

以上所說三點，即小職員如何看報，看雜誌和閱讀書籍，自然非常簡略，而且有些地方還是非常原則化的，所以一切還待大家的「實踐」來補充。我們深望今後大家努力自學時，如果得到寶貴的自學經驗，就馬上介紹出來，作爲大家的參考！



自學經驗

小職員自學經驗之一

謝笑影

平頂西瓜皮帽，黑布馬褂，藍斜紋長袍，二斤頭的紅蠟燭，大紅氍毹，三跪九叩首：像充軍一樣的把我塞進這家賣汽車材料的五金店，頭亮裏七葷八素的昏亂得厲害。

老闆是從前一位闊老的汽車夫，寧波人，爽辣，粗暴，一不高興就要拿起鷄毛帚向一輩子光光的和尙頭上瞎抽。他識得幾個中國字，會一口洋涇浜。那時候上海汽車還不多，幹汽車夫還是一行惹人眼紅的「暗門生意」，買四隻橡皮胎的「外快」就够討一個老婆，所以他也着實撈得一批錢。

師兄們都比我大，我一進來，自然他們照例各昇一級。一位比我先來一年的師兄開始這樣那樣的對我指揮起來：洗碗，擦水烟筒，給賬房搭床鋪，倒尿壺，買葷腐漿，大英牌……早上，這位師兄起得很早，當然，我應該比他起得更早些，等各種雜務幹完後，他和我就各人一冊柳公權帖大臨大楷，那時我才恍然大悟老爹爲什麼每次寒假都要監視我抄寫醒園篇和花繡寶卷的緣故。我一出手，大楷比誰都寫得清秀有力

，而還是懸起手臂來寫，所以特別獲得賬房的贊歎！除了早晚各寫大楷二張外，就專於寫家書了，文言尺牘是隨身帶着的，一有空就偷着放在櫃台抽斗里讀，特別是幾課「家書」之類，全背得爛熟。老爹對我的家信似乎也大感興趣，每次我寄去的信，都由他不遠千里地去請當地一位有名的私塾老師用硃砂筆批改後再寄給我，好叫我錯了知道改正。

店裏常常有外國人來買東西，因此英文非懂不可，自己在鄉下小學里也唸過幾句，但聲音全不準。有時那位會說英文話的外賬房不在的時候，我也大着胆把鄉下英文和外國人去談，結果外國人竟聽不懂我這種外國話，而且他外國脾氣一發作，暴跳如雷，無法制止。糟糕！我才決意要讀夜書。

有一次老闆突然叫我去，我以爲又是做錯了什麼事叫我去吃鷄毛帚了；然而他竟不，我也不懂他的原故，竟會溫溫存存地叫我去讀夜書！自然，又是一大套「先生看得你起，以後做事要格外巴結」之類。

我的店在大世界西首，不知什麼緣故，老闆竟叫我到沈家灣的××學校去讀書，因此，每天夜飯只得

不吃，空着肚子要死要活地奔，下雨下雪一天不間斷，甚至店裏過八月半節，我也情願犧牲那頓難得的和菜；結果成績果然不錯，那位英文教師有一次很惋惜地對我說：「如果你沒有那個『遲到』，下學期準有免費的希望！」自己真也興奮得了不得，大楷早已不寫了，把所有的精神全放到模範讀本第二冊上。

一學期還沒有終了，我已成爲一般師兄們的眼中釘了，特別是那位險肉倒掛的眼房，紅筋滿珠的兩隻牛眼一瞪一瞪像是要把我活吞下肚！自然，老闆又來叫我了，劈頭就是一頓沒頭沒腦的毒罵，「畜生」，「豬糞」，不一而足，讀書的權利就此剝奪。

過了半年吧，我下面又來了一個新的，當然，我也照例搭起老師兄的架子，把一切繁務瑣事一股腦兒全讓他來「替死」。同時，我也開始不怎樣服從老師兄的命令，自作主張去讀書，不過不再默頭默腦地跑那樣的遠路，就在附近弄堂內一家夜校裏讀。這裏的學費是讀一月算一月，教師們個個全像石路上衣莊店裏的夥計，每夜循例照書面高聲讀幾遍，什麼「動詞」「形容詞」根本莫明其妙，但天方夜譚，莎氏樂府却

硬着頭皮教下去，讀到後來，教師似乎像在說書，學校變作書場，學生也似乎都變成天方夜譚中那個有故事迷的國王！因此我才發誓不再讀這種冤枉書，打算自己來自修，第一步先把讀過的書好好地溫一下。

我有位同鄉也在店裏辦事，他有一個朋友，頭頂光光一圈沒有頭髮，據說是常常做文章做掉的。這位朋友時常來望我同鄉，有一次他帶來一冊雜誌，叫做世界與中國。自己正被天方夜譚弄得頭昏腦脹，所以就問他借來看看，以換換口味，那知裏面有一篇中國農村經濟現況吧，竟把我大大感動，牠像六月里賣西瓜的小販，把整個農村內在的要素在我眼前一塊一塊的解剖開來，一一加以分析，這才使我知道除了天方夜譚這類書之外，還有更值得研究的東西，而且還是我們小職員必需學習的東西。

一切像是全變了！晚上在硬板上把鋪蓋解開來時，塞在枕頭下面的不再是文言尺牘和天方夜譚了，而是東方雜誌和張資平的天孫之女這一類東西。年夜頭拿到壓歲錢以後，也不再伏在牌九攤上打「鬼頭」，而是跑到現代書局去買戰爭與和平和西線無戰事和母親

一類書籍了。

大概是一九三一這個年頭的關係吧，像是着了迷，每次世界與中國出版時我總去買來，從此開始知道了什麼唯心論，唯物論，也開始憎惡張資平這傢伙的無聊。我學着學着，所有的月規錢買了書。書的內容，愈難就愈用功，愈興奮，重要的地方一句一句用紅鉛筆劃起來，旁邊再加上藍點。每頁上面做摘要，每章後面做概要，把看過的理論引到雜誌上去……每夜總非一二點鐘不睡。

看書的興趣是愈來愈高了，但要看的書偏多絕了版，因此常常趁店里叫我到大達碼頭或北站去送貨的時候，溜到城皇廟，老西門，北四川路去掏舊書，偶然在亂書堆中發見一本絕版書，便急急地塞進長衫袋裏故意一搖三擺的帶回來。

老板對我的看書注意起來了，有一次晚上二點鐘他從堂子里逛了回來，看見我還彎着背在寫些什麼，有意進來把我的書拿夫亂翻，氣憤憤的罵了一句「還不睡，豬糞」！去安慰我的師母去了。後來店中生意清淡，我的全部生活也就起了大的變化。

小職員的自學經驗之二

錢科賢

我從前在私塾裏祇讀過二三年書，爲了麵包問題，小時就出來學生意，認識的字很有限，寫出來的字也像橫爬蟹，使人看了討厭。店裏叫我到郵局寄東西，寫起郵包來，總是要去請教師兄和站櫃先生。因此粗笨勞苦的事情，當然就由我多做些。平時還常常要看他們的臉色，我心裏實在有些難過。同時覺得自己不會寫字和沒有學問，不但一輩子要受他們的惡氣，並且地位也一輩子不容易升上去，弄得不湊巧，飯碗却會敲掉。想來想去，就決定想進夜校補習，求得一點本事。然而進學校，非得到店中的許可不行，於是我盡力先拍帳房先生的馬屁，然後再請他向經理先生要求，那知結果還是滿口的「拒絕」。這樣我覺得只好在店內開始練習寫字了。

店里早上七點鐘開門，我就在五點多鐘起床寫字，開始的確感到艱苦，不過不久也就很自然了。

我習字是學小楷，並不臨帖，專門抄信書，遇見不認識的字和不懂的句子，我就將它做記起號來，白天等世帳房先生或師兄們有工夫的時候，我就乘機請

教他們，後來又自己買了一本學生字典來參考。晚上
一打樣，就拿書信來看。這樣過了半年多，寫家信就
偷偷地自己動起筆來，然後再請賬房先生修改一番，
結果成績並不很差。嗣後經理先生對我的態度，也好
得多多，我的行動也比較自然了一些。

本來每天送來的報紙，做學徒的是沒有資格看的
，動也不敢去動牠；不過那時我也偷偷地去翻翻報紙
，一連幾天，發現了什麼省長啦，執政啦，以及他們
的通電。我那時以爲那些通電是做官的人寫出來的，
寶貴得了不得，於是就把抄信書的興趣，轉移到要人
們的通電上來，這樣又過了一個時期。

那時的通電，無論那一個討伐那一個，在同一報
紙上都會一齊地登出來，互相指摘，不像現在只有單
方的言論。因此當時我抄了雙方面的通電以後，常常
引我去研究誰是誰非和事實的究竟。有的時候請教報
紙的評論，不過時常看不懂；有的時候請教賬房先生
和師兄們，不過他們也和我一樣的不懂。這樣我只好
埋頭苦幹，前後探索，結果且使我體味到一點自修的
經驗，即文章這件東西，只要不是古典連篇，只要能

够反覆思考，大體上確能無師自通。

幾位師兄受了我的影響，深恐我的本領趕上他們
，也起來自修了。不過他們早上起來排場很大：洗臉
啦；出恭啦；談天啦……他們好像不是起來自修，簡
直是在和我搗蛋。因爲他們那樣吵鬧，當然要妨礙他
人的睡眠，引起先生們的干涉，不許我們早上自修。
當時自修最感痛苦的是晚上打樣以後，睡窩裏先
生們要又麻將，滿間空氣弄得安定，臥室裏僅有的
一張抬子，也被他們佔去；但我不能向他們提出抗議
，只有忍氣吞聲地委曲着。

舊式商店裏服務的時間的漫無限制，也很阻止我
自修的進步。雖然打樣以後，比較可以自由；但是從
事自修，終還是提心吊膽地恐怕有人來差動，精神上
所受到的無形束縛是局外人不能想像的。我在當時，
常有這樣的念頭，以爲店中服務最好有個規定時間，
就是每天規定爲十五六時也不要緊，只要規定時間以
外不受任何人的支配就行，然而這還是難以做到呀！
同事方面對付我的態度常是諷笑，看見我自修，
就尋開心似的說着：某某這樣用功，是要考狀元去啦

；可惜中華民國沒有狀元了！這類說話隨時都可以聽到；有時候還把鼻頭朝我嗤地一笑。我認爲這種手段都是澆冷水，目的在使我受不住諷刺，對於自修也冷淡起來；可是我決不中他們的詭計！我粉碎他們的詭計的唯一辦法是繼續幹下去，希望着將來！

不過我對於我的自修，後來也苦悶起來，以爲老是抄抄報紙，有多大益處？對於謀生，對於社會又有何作用呢？因此以後我路過四馬路時，對於書店廚窗裏的書總是很留心着，希望它們能給我一些新鮮知識。有一天我大氣地買來一本漆樹芬先生著的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中國，使我發現意料之外的新知識。雖然那部書的後半部，當時我還看不懂；不過帝國主義是怎樣成功的，牠的罪惡是怎樣，我看了倒相當了解。我那時候好像「瞎眼重明」，「聾子開口」一般地痛快，我的苦悶也打消了大半，前途像煞也清明了許多！以後就老是想買這種同類的書來看，可是又苦於無人介紹。有一次我在申報附刊裏看見一篇書報介紹，說有一本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學的書，對於初學的人是很好的指示。於是當天下午我就假託親戚有急事，向店裏

告了假去買來。我的自修從此就走向有計劃的軌道，深深懊悔以前的自修是大套圈子，跑了許多冤枉路。這時候申報附刊又增闢讀者顧問欄，給我的自修添了一個有力的導師，我的進步就比前快多了！

編 後 記

這期發表的各篇文章，在內容上可說都很着實，同時對於小職員的讀書問題，可說很有系統地做了一個全盤的解答。除掉小職員怎樣自學這篇集體創作在前面已有特別介紹的以外，兩篇小職員的自學經驗也特別值得提出來說一說。這兩篇文章是校外小職員的來稿，是本校同學特約來的。謝錢二君都是苦苦自學出來的好模範，他們現在都是認識正確的進步的職業青年，他們所說的各點都值得我們效法。

本刊下期打算討論職業與救國問題，希望大家多多發表意見！

目次

- 一 小職員寫大文章 一
- 二 寫字間變成研究室 一六
- 三 女同學佔了先鋒 三二
- 四 分組討論與報告 五二
- 五 不得已編輯雜誌 七二
- 六 『自學問題專號』暢銷萬冊 七七
- 七 小職員劇社公演『救中國』 七九

一 小職員寫大文章

1. 失業問題的嚴重
2. 失業的原因
3. 失業職員應該怎樣？

紅的藍的霓虹燈光，在屋頂、在街頭、在各家的招牌上閃耀，來往的汽車、電車、黃包車也突然繁忙起來，上海的夜市又開始了。

時間還不過五點多鐘，小職員趙文祥正從寫字間出來，想快點穿過熱鬧的街道；但是十字路口的紅燈却擋住他的去路，把他留在馬路旁邊歡送一輛一輛的汽車

過去。

他想初到上海的人，而且祇看見這小小的一角，那末他一定要以為上海真是一個黃金世界，沒有窮人，所謂襲擊着全世界和全中國的經濟恐慌，對於上海是一個例外。其實上海也和中國的其他都市如廣州、天津、漢口、杭州等地一樣，有光明的部份，也有黑暗的部份，而且光明比起黑暗來只是很小的一個角落。譬如滬東和滬西的兩大工廠區域吧，在那兒我們所能看見的，多半就全是貧民窟，乞丐式的工人到處流浪着，經濟繁榮的影子，一點兒也找不出。假使再進一步地觀察起來，就像這熱鬧街頭的百貨公司、綢莊、糖菓店等等，骨子裏也籠罩着可怕的陰影；它們要裝修得那樣富麗堂皇和廉價競爭，不是爲了要衝破營業蕭條的沉寂空氣嗎？所以社會的破綻真是誰也掩飾不過！

文祥好似一位經濟學者，對眼前的景色這樣分析起來。同時他又注意到路中電車站上的人羣，他們大多都是西裝朋友，先到的已經趁着前面的電車過去，後來的就擠滿在電車站上，等待第二輛電車的到來。除掉星期日或假日以外，每到下午五

點多以後，這個電車站上總要這樣前擁後擠一下；因爲在附近各處的銀行、洋行、和公司裏辦事的中小職員，這時正從寫字間出來，差不多都要趕到這兒來搭車回家。他想這一現象，也許會和街頭的熱鬧繁華一樣，使人們幻想上海是全世界的例外，它不關失業問題。其實這羣剛從寫字間出來的朋友們，只是上海人口中極其微小的一部份，而且就在他們之中，或者還有不少是剛剛搶到飯碗，深怕明天又要打碎呢！

文祥所以這樣學者式地觸景有感是有原因的，因爲他近來由於各種環境的要求，對於職業問題和失業問題的注意，並不下於一位嚴正的經濟專家。爲了這緣故，數日前他還特地利用業餘時間，蒐集參考材料，寫了一篇文章，說明中國目下失業問題的嚴重程度，特別是失業的原因。他對於那篇處女作非常重視，很想投到前進的小型雜誌上面去發表。他覺得他剛才所看見和所想到的幾點，很可扼要地添在那篇文章的前面，做一個具體而又生動的引言；因此他纔和大夢初醒一般，想到他要趕的路程。

原來文祥這時候從寫字間出來，是要快點趕到他的補習夜校，領回他那篇文章。文章，在三天前，他就寫好了，可是因為自己過去初中還不曾畢業，現在也還不過是一位剛從練習生升上來的小職員，對於自己的初次寫作當然一點自信也沒有，所以他曾請求夜校裏的潘少荃先生替他改正。現在迴繞在他心頭的就是那篇文章究竟改到了怎樣的程度。

文祥上好夜課，回到自己小小的亭子間裏，時間已是九點半了，他再也沒有情緒和他那位同居的同事攀談，他立刻伏在小小的寫字台上拜讀他自己的大作。文章的前一部份主要是用統計材料證實中國目下的失業問題是如何嚴重，其中曾列有下面這樣一個統計表：

『中國各地失業人數統計

——國際勞工局中國分局一九三五年估計——

省市別

河北省

山東省

失業人數

四九、七五〇

四八、九九六

| | |
|-----|-----------|
| 河南省 | 五八、〇一〇 |
| 江蘇省 | 四一一、九九一 |
| 浙江省 | 二七八、八一三 |
| 安徽省 | 五、五四五 |
| 江西省 | 四六〇、三〇〇 |
| 湖北省 | 二二三、三九一 |
| 湖南省 | 一一四、七五六 |
| 四川省 | 五三四、九六〇 |
| 廣東省 | 一、五七八、四八二 |
| 廣西省 | 一、九六〇 |
| 南京市 | 一六一、四七六 |
| 上海市 | 六一〇、七〇一 |
| 北平市 | 五〇〇、九三五 |
| 青島市 | 一〇四、五〇〇 |
| 其他 | 七四八、六三〇 |
| 總計 | 五、八九七、一九六 |

註：本表見該局所編國際勞工通訊第十六號。

緊接在這個統計表後面，文祥還寫了這樣一段補充的說明：

『前表所列中國各地的失業人數，無疑地是遠較現實為小，這點就是該局

自己也明白承認，它說「漏脫材料爲數顯然頗多，故就總數觀之，本估計仍不過係最低限度之數字。」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即就五百八十餘萬的失業人口而論，也不能夠算是一個平常的數字了。爲什麼呢？因爲第一，前表所列的失業人口是指工商範圍內的，所以在全國四萬五千萬人口中，應該減去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第二，在剩下來的九千萬人口中，老幼和殘廢是不能作職業活動的，所以實際至多只能算五千萬人口；第三，這五千萬人口是指全國說的，但前表却不曾統括邊遠省份，同時還有材料上的遺漏，所以真正有效的和前面的統計有關的人口大概只能算三千餘萬人。那末試問：在這三千餘萬實際從事職業活動的人口中間，現在竟有將近六百萬失業，換句話說，五人之中就有一人失業，這還不能算是可怕的悲慘現象嗎？」

文祥把他自己的文章，聚精會神地從頭看到這裏，只發見潘先生從字面上刪改了幾句，十九仍保全他的原文，心中真是非常興奮。因此他就更加津津有味地拜讀他的大作的下半篇。下半篇是列舉各種失業原因，並加以批判，他說：

「失業現象所以這樣普遍於中國各地，當然也和英美各國一樣，是由於社會經濟制度的不良，而不是由於別的；至於具體的過程，中國和英美就顯有不同。在英美各國，成千成萬的失業人羣是由於少數富有者羣拚命剝削貧苦的工農大眾，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結果富有的工商家雖然產出堆積如山的商品，但是能夠有錢購買的人却一天減少一天，甚至無人顧問：這樣，工商業因生產過剩而起恐慌，失業人口也就隨着工廠商店的相繼收縮和閉歇而日益增加。在這裏，我們可以明白見到：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度是造成失業的禍根。中國和英美各國不同，它還不是一個完全的資本主義社會，但是它的經濟制度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却使中國鬧着更嚴重的失業問題，現在分開來說明：

第一，中國在名義上雖然還是一個獨立國家，但是實際上却備受日英美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壓迫和侵略，跟朝鮮印度比起來，實在好不了多少。譬如中國沒有關稅自主權，它不能自由提高進口稅率來堵止外貨的輸入和保護本國工商業的國內市場；重要的產業部門如鐵路事業，金融事業，煤礦事業以及航運事

業等等，幾乎全由外資開發或控制，或者深受借款條約的束縛；此外外資好在中國內地自由開設工廠，不受中國政府的管理等等，都是半殖民地國家所特有的徵象。最近五六年來蔓延世界的經濟恐慌，以及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一天凶暴一天地侵略，更使中國經濟頻於破產的絕境。我們只要稍稍回想英美的過剩商品——特別是日本的私貨的傾銷，以及東北乃至華北市場的喪失，我們就可瞭解中國原有的工商業是如何衰落下去，以及成千成萬的失業羣衆到底是怎樣形成。

第二，除掉剛才所說的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外，中國原有的封建勢力的殘餘也是造成失業現象普遍全國的原因。我們曉得：中國的農民大眾是在殘酷的地租和高利貸以及苛捐雜稅等等的榨取之下，一天一天地赤貧化，使新興的民族工商業喪失掉廣大的國內市場；同時頻年不已的各種各樣的內戰以及不合理的營業稅與統稅，又摧殘着新興工商業的嫩芽。凡此種種，都全是封建殘餘勢力在作祟。試問在這種種的壓迫之下，我們那裏還能希望民族工商業的繁榮和失

業現象的消滅呢？

總括起來說，中國不僅受資本主義的苦，而且還受資本主義不能發展的苦，所以它的失業問題就更比英美嚴重；要談失業問題的徹底解決，就非從這種經濟制度的徹底改造着手不可！

目下有不少學者名士，以為失業的起因主要還是在業者和求業者的無能與懈怠，甚至是由於時運不濟或人口過多，這些當然全是鬼話。為了解決社會失業問題，我們亦非同時加以徹底的批判不可！』

潘先生對於這下半篇文章也很少刪改，只在全文末了另外附上一張稿子，寫下一些意見，作為文祥的參考，內容是：

『你的文章寫得非常簡練，意識也很正確，使我看了非常欽佩！我想你在業餘時間一定努力自學和關心社會問題。你假使能夠長此下去，你的前途一定是非常光明和遠大！

對於大作，我只有兩點小小的意見補充。第一，中國新興的民族工商家，

對於外來的帝國主義的壓迫，不能堅決地起來反抗，只曉得籍口經濟恐慌和市面蕭條，來加強對屬下職工的剝削（如裁員、減薪、延長工作時間和增強勞動強度等等），以轉嫁他們所受的損失，也是使目下的失業問題更趨嚴重的原因。固然，我們不能盲然否認近年來的確有許多工商業虧本倒霉，不過同時的確有不少工商家却故意誇大其辭，以便加強對職工的剝削。譬如一家五金店，它的生意明明只減少三分之一，但是老闆却要說減少二分之一，這樣本來假定是六個夥計，現在他可以冠冕堂皇地減少三個（不是兩個）。結果怎樣呢？三個夥計要做四個人的生意，街頭便更多了一個失業朋友。這種實例，只要你專心採訪，真是各工廠各公司都有。老闆們的這套玩意兒，在檢討失業原因時，我們一定要賞賜它一個座位。

第二，目下一般名人學者以為失業是由於在業職員和求業的人的無能或懈怠，這當然是一種詭辯；不過我們還應指明：因無能或懈怠而失業或找不到職業的人，在客觀上確是有的，但是終屬少數。多數（百分之九十九）失業的朋

友確是多才多藝，而且願意爲社會効勞，所差的只是眼前的社會不容納他們。將前述局部的現象誇大爲普遍的原因，不是有意欺騙，就是盲目無知。至於那些滿口「人浮於事」的說客，不怪社會制度的不合理，只怨人口繁殖太快，實際只是百餘年前替資產階級辯護的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單純學舌，已經用不着我們再來指摘了。

此外，關於失業問題的解決，我還有一點意見要補充。大作雖已指出，要解決中國目下的失業問題，非解除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殘餘勢力的壓迫不可，這是對的；但是不夠具體或是忽視主要的重心。因爲在目前，日本帝國主義已經成了我們各方面的最大敵人。譬如拿失業問題來說罷，它把我們的東北強佔去以後，那兒的郵務人員和鐵路人員都紛紛退入關內，增加失業的隊伍或減少別人向郵務和鐵路機關謀職業的機會；那兒華商經營的工商業都因爲站不住腳而先後收歇，小夥計的失業更是不勝計算。整個的華北近來在日軍的演習和私貨的泛濫之下，差不多已經變成東北第二。其實就是整個的中國因爲受了東

北和華北的影響，差不多也度着同樣的生活。所以我們要徹底解決目下的失業問題，摧滅其他帝國主義以及國內的封建勢力固然重要，但是最最迫切的還是抗×救國。現在有些人對於職業是迫切要求的，對於失業是萬分恐懼的，但是對於救亡工作却絲毫感不到興趣和必要，實在是天大的錯誤！我們一定要將他們從只知眼前不知未來，只顧自己不顧民族的自私自利主義之中喚醒過來！」

文祥把潘先生的補充意見一口氣看完，覺得非常必要而且嚴峻有力，他連忙將它插入正文，同時又將當晚在路上看見和想到的印象，扼要地添寫在首段，他再從頭至尾地復閱一遍，心中不禁發出這樣的自信：『把全文好好地謄抄一下，投登雜誌或報紙副刊大概很少有問題吧！』他不覺興奮得微笑起來！

果然，沒有幾天，文祥的文章就在一個進步的小型雜誌上發表出來了，而且編輯先生在編後記上還竭力加以推崇，說是『小職員自己寫的處女傑作』。文祥有個失業朋友，名叫丁健秋，看了他的傑作之後，心中大大地感動，還特地寫了下面這樣一封信給他：

文祥吾友：

讀了你的大作以後，我心中不禁憤恨起來，同時也覺得自己的未來更有光明在照耀！

我憤恨的就是大作所指出的，使我們普遍失業的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文祥，我告訴你吧，我自失業以來，確已深刻地體驗到這兩大勢力統治下的中國社會是如何黑暗和無情！有一次我去投考一個小機關裏的抄寫，一切都考得還可以（至少已經及格），只剩口試一項。那知那位口試先生看見我頭髮很長，衣服有點襤褸，幾乎問也不高興問了。我想，我當然就因此而落選！還有一次更氣人，我去投考一家銀行的小職員，因為怕重蹈覆轍，還特地去理髮更衣（衣服還是向朋友借的），那裏曉得又是一場失望。後來據朋友告訴我，那家銀行的招考原是一二位董事爲了掩耳盜鈴，以便自己安插私人，特地做出來的幌子；其實錄取的名單是早就內定好了！還有一次，離現在還不遠，我實在給生活壓迫得沒法想，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去找一位先生（而且還是同鄉），想請他隨

便給我介紹一點職業。他在一家大洋行當什麼主任，境遇非常順利，但正因此他就忘了一般人的窘迫。他大罵中國青年的懈怠成性和好弄是非，好像一定要像他那樣崇拜洋屁，中國才有救，失業問題才可解決。他罵了以後，把我的請求反丟到五雷雲外。我真倒霉！我不知爲什麼要去找他！人到沒法時，真是往往要幹出糊塗事來！不過，文祥，你總曉得吧，像這類高等華人（實際只是洋奴），在目下較大的中國人自己辦的工商機關裏面，也是很多呢？現在有許多中國人經營的工商機關，假使發現某某職員有救國行動和思想，甚至還要把他立即開除！總之，在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這兩大勢力的勾結之下，不特失業是普遍成風的現象，而且往往還要將稍有思想稍有民族觀念的有爲青年，永遠陷埋在失業的苦海中，社會的黑暗與無情已一至於此！

所以這兩年來的失業教訓，已使我的認識更比以往清醒，意志更比以往堅定。我完全了解，要解決失業問題，唯有與社會改造運動，目下特別是救亡運動關聯起來，才能得到實現。至於青年因失業而悲哀而自殺，那是萬萬要不得

的！我想在業的朋友們一定會和失業的我一樣，慢慢地瞭解到這點，不會永遠地麻醉在個人主義式的「鐵飯碗打不破」的迷夢之中。別人不說，像老兄就有很好的模範，這就是使我讀了大作以後，感到光明的原故。

文祥，我們攜起手來，一同向前努力吧！祝你

健進！

弟
健秋上

對於這封來信，文祥也感到很大的刺激。他覺得中國各地的職業環境雖然也有比較純正的，但是大體上的確和健秋所說的那樣黑暗和無情。因而他更覺得自己今後的日常生活要更認真一點才好！

二 寫字間變成研究室

1. 青年學生對於職業應取的態度
2. 職業技術萬能主義的錯誤
3. 青年學生應注意何種職業技能？
4. 青年學生與職業選擇

文祥服務的機關是一家不大不小，不新不舊的銀行，共有同事一百多人。他現在的職司已經不是送傳票，數紙幣，或一天到晚寫着阿刺伯數字，而是替總務處當抄寫的工作。他近來每日到行，在辦公鐘點還沒有到的時候，他更喜歡找相熟的事談談天，尤其歡喜談談職業問題和社會問題。有一天，他座位對面的那位英文打字密斯脫傅（自己取名叫冠羣）亦出人意外地早到，因此文祥就很想跟這位難得不

遲到的朋友談談。

冠羣辦公有一種習慣了的姿勢，就是每逢早上不論早到或遲到，他總要先翻一翻在電車上還不會看完的時報；因為時報常常載着有趣的社會新聞和男女運動員的瑣事。不過倘有興致的話，他也要翻翻行裏的申報或新聞報；至於英文大陸報，真正看的時候是很少的，但是說也奇怪，大陸報却時常擱在他的案頭。那天大概跟早到也有一點關係，除掉例行的時報以外，他還一頁一頁地翻着申報，在該報本埠新聞版內，他還發現這樣一段記事，說一位職員失業兩年還找不到生意，被他那位愛裝飾的太太逼得將跳黃浦，幸遇船手得救，性命可保無虞云云。他一口氣看完以後，不禁自言自語地說道，『這種新聞差不多已是Every-day's news』。他說到‘News’，這個字，還把上唇特別尖起來，使它的發音正確明晰！

『什麼新聞呀，密斯脫傅？』坐在對面的文祥就趁機問了一句。

『沒有什麼新聞；還不是Unemployment和自殺；這種事情真多！』密斯脫傅這樣答復以後，好像看報的興趣已經掃盡，順便喝了一口熱茶。

文祥很想利用這幾分點的機會，探探這位『洋行小開』對於失業問題的意見，於是便問道：『密斯脫傅，你看失業的人這樣多而且這樣嚴重，它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老實說，對這個問題，冠羣一點興趣也沒有；不過既然被問了，如果不加解答，或者要被小趙看不起，於是他就毫不介意地發表他的宏論：『這個問題非常簡單。目下有許多人說是由於經濟恐慌，是什麼第三期的資本主義的必然反映，我却認爲不然！我認爲只要有特長的技能，這種經濟上的小小障礙是可以打得破的。譬如我吧，英文打字打得快，別的不敢說，像 Typewriter 的職位就到處不會成問題！所以我始終認爲失業的根本原因在於人無專能！』

冠羣有點喜形於色，有點興奮；文祥只好微笑地面對着這位時代的幸運兒。

『密斯脫趙呀，你假使有弟弟，』冠羣還要得意地展開他的高見，對文祥提出善意的勸告：『你一定要督促他把英文學好，特別是 Conversation，打字的手法也要練得純熟，這樣離校以後的職業問題担保可以解決。我有許多同學，因爲不朝這

方面努力，現在大多都不能像我一樣有安全的職業。密斯脫趙呀，求學時代對於未來職業問題的考慮以及職業技能的準備，的確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我的經驗……』辦公的鐘聲響了，他的話匣就此閉住；文祥也聽得很夠了！

總務處共有同事十餘人，他們都各自坐在各自的座位上，幹着自己分內的工作，文祥當然不能例外；不過只要手頭稍空時，他就要瞧瞧對面的冠羣，回想他剛才的一番議論。他覺得『只要有特長的技能，職業就不成問題』這一句話，實在太成問題；因為確有專長而仍失業的朋友們目下實在太多，寫信給他的丁健秋就是再好也沒有的例子。退一步說，就像密斯脫自己吧，文祥是了解的，他所說的『像 Typewriter 的職位就到處不會成問題』這句得意話，與其說是靠了他的『英文打字打得快』，還不如說是靠了他的背後有着有力的親友替他多方保薦。譬如冠羣能來這家銀行辦事，乾脆點說，就是靠了他叔父的一封信，而且那封信還使他在行中得到許多方便：他可以隨便看報、遲到、和同事談談笑笑……文祥想到這裏，對過的『小開』正在口噴美麗牌，一圈圈的烟霧在他頭頂旋轉，好像正在那兒對全間的人員

演說：『在現社會之下，不論什麼機關，假使沒有大腳膀，你們是不容易混進去的！老實說，一切都在金錢勢力的控制之下！』

文祥自己自問亦是如此。譬如四年以前他進這家銀行還不過是充當一位極平常的練習生，但是還煩勞了父親的轉輾求託，好容易才踏進這家銀行的大鐵門，其他的高位重職就更用不着說了。中國的工商機關差不多也和一般的政治機關同樣，充滿了權勢和黑暗，所謂公正的職業機會與保障是不存在的。失業朋友丁健秋憤慨的來信又出現在他的眼前。

不過在另一方面，文祥對於青年在求學時代應即關心職業問題和職業技能的準備，倒不持反對的意見，因為準備是一件事，準備能否兌現又是一件事。同時他又覺得青年學生的職業問題確是非常重要的，雖然自己已經度過學生時代，但是問題的瞭解總 是必要的；於是他就決定去找會計科裏的老楊談談。

照例在午膳以後，全行同事都有一小時多的休息機會，文祥平時遇有問題，總是借這機會和老楊討論。今天他更迫切，在飯落肚以後，他就跑到會計科去找老楊

，恰巧老楊正在自己的案頭翻閱雜誌。

『你真用功，飯吃完了就看書，要長胃病呢！』

『隨便翻翻，解解閒，衛生大家！』

『不要說笑了，我又要和你討論一個問題，就是青年學生的職業問題；你有興趣談談嗎？』

『好極，好極！不過剛才你把問題說得太簡單和太籠統了，你可以說得更具體一點嗎？』

於是文祥就把早上和傅冠羣的談話大概地告訴老楊一遍，老楊聽了以後就說：

『他說青年學生在求學時代就應該關心未來的職業和努力準備職業技能，這當然是必要的。目下有許多青年進了中大學讀書，就往往忘記了父兄負擔學費的困難，而不知道讀書根本只是做人的一種準備功夫。對於他們，傅冠羣所提出的勸告就更必要。不過說有了準備（不論是英文打字或其他技能），未來的職業就不成問題，固然如你所說，是大大的錯誤；其實，在傅冠羣的談話中，以為青年學生在讀書

時代所需關心的就只是A. B. C. D.等等職業技能，也是極大的荒謬。因為做人不僅要能自立，而且要能參加更重要的社會工作，就現狀而論，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參加抗×的救工作。假使我們長了一個腦袋，只會擬擬信稿，翻翻英文，或是打字記賬，謀得一個人的溫飽，而不曉得中國國難嚴重到了怎樣的程度，大家把救國的責任推到他人身上，那是萬分糟糕的。這不僅傅冠羣和一部份青年學生不瞭解，甚至提倡職業教育的學者名士也茫然無知。我剛才看申報週刊，裏面恰巧有一篇文章說到這點，我們不妨同來看一下。』

老楊說到這裏，就將台上的申報週刊（一卷廿四期）翻給文祥看，那篇文章的題目是青年的升學問題和職業問題，是楊東蓀先生寫的，他末了說：

『所謂青年底職業問題，就是青年底出路問題。對於這問題，我完全同意於邵爽秋先生底主張。他說：「我們爲了人才的沒有出路，而要設法解決，但不要忘记，在解決之時，一定要拿整個民族底出路爲前提。否則，所謂出路，其所包含的意義，就很危險。譬如有些人辦商科性質的學校，造成一批僅會推

銷外國貨的人才，也許洋行裏把他們招了去做小職員，做小買辦，甚至至於將來做到大買辦。這樣，對於學生本身，固然找到出路了，然而對於我們民族出路，却沒有絲毫益處。民族沒有出路，個人底出路，又算得什麼？……一些近視的教育家，只曉得爲學生謀出路，而不顧到較大較深的民族出路一層，這是很可惜的。（見申報月刊第四卷第六號）這是正確而中肯的話，配合着中國目前的局勢來看，他這段話更有百分之百的真理。中國目前已到了最後的生死關頭：東北四省淪亡在敵人之手，已經四年了，而現在的華北華南也同時告急，平津一帶日本駐兵底增加，防共協定底醞釀，洪水一般汎濫的走私，冀東偽組織底依然存在，內蒙底獨立，奴化教育底實施，這一切都是威脅整個民族生存的事實。在這空前的民族危機之下，要安心向學，或者想找到一個合適的職業，實現自己的美滿的理想，都是不可能的。所以目前我們主要的任務，就在搶救危亡的中國，爭取中華民族底解放，應該把一切的權力，都集中在這個任務上。至於尋找個人的職業，還是一個次要的問題。因此，在目前嚴重局勢之下，還

說青年尋找職業有辦法，青年謀出路有辦法，都未免有些短視的；即令有辦法，如實施考試制度以錄用真才，如設立職業介紹所以介紹職業等等，都不過是一劑有暫時效力的安眠藥，只要敵人一聲砲響，就會把你這個好夢驚醒的。』

老楊和文祥把這節文章一同看完以後，大家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就是青年在求學時代固然應該預備職業技能，但是在這空前的民族危機之下，我們千萬不能忘掉搶救中國的任務，否則縱使個人有出路，民族還是沒有出路，結果還是要給敵人一砲打光的。

正當他們談到這裏，和文祥同居的那位小同事周曼駒也來旁聽參加了。他對職業問題很感興趣，因為他最近正想補習一種職業技能，使他的職業環境有改善的機會，但是他不能確定補習那一種最有功效，英文、簿記還是打字？因此他就插進來說道：『青年學生在求學時代既然也有準備職業技能的必要，那末他們該注意那些職業技能呢？你們可以對這問題再加一番討論麼？』

『老楊，我看這真需要討論。』文祥和應着說：『我們剛才已經將準備職業技

能的必要和它的實現性，很正確地說明了，現在恰巧可進而討論小周的具體問題，你以為怎樣？」

「需要倒很需要，不過這個問題看來好像很淺近普通，其實討論起來倒不容易，因為它太具體了，你可有什麼意見？」

「我也只能根據自己的經驗，零零碎碎地說些，好在我們可以討論。我認為既然談到職業技能，有許多地方就不能不遷就眼前的環境。第一我覺得青年在求學時代，對於普通的公程式如來往的文牘以及票據契約的格式等等，亦應具備一個輪廓的認識，以便將來應用；因為一般機關裏面還是非常拘泥這種格式，我們只好暫時適應。第二中文字英文字和阿刺伯數字，青年在求學時代也應順便練習練習，求得一個表面光，因為紳士們（尤其是高等華人）對於自己的字好不好倒不講究，但是對於職員倒不然，注意他的字和注意他的衣服一樣，非相當漂亮不可，這當然也只好適應。我覺得青年學生在準備職業技能的時候，剛才所說的兩點是值得考慮的；因為一般青年（我自己亦親身體驗着）對於這兩點往往忽視過去，結果踏進社會以

後就時常要受到兩者的委屈。當然，我這樣說，並不是說這兩者是職業技能中最重
要的，而且完成以後，飯碗就不成問題，否則，我就大錯特錯了！」

「這點瞭解，」曼駒跟隨着說，「在現社會之下，懷抱技術萬能主義，那就夠
觸霉頭了！現在我希望你們指教一下，學會英文、打字等技能以後，對於職業的幫
助究竟大到如何？我因為不識英文，在機關裏時常感到困難：」說到這裏，曼駒
還不禁縐起眉頭。

「這個問題的確有討論的必要，」老楊接着說，「早上傅冠羣會對文祥說：「英
文打字打得快，別的不敢說，像 Typewriter 的職位就到處不會成問題。」這當然是
犯了技術萬能主義的錯誤；不過這種錯誤的產生是有根源的。我們曉得，中國是帝
國主義統治下的半殖民地國家，不論是政治權或經濟權，最後都是掌握在帝國主義
手裏，所以只要染着一點洋氣，差不多就可大運亨通。中國人有一句土話，叫做發
「洋財」，意思是說發了一筆巨大的橫財了，這就是洋氣偉大的反映。因此最大最
老的英帝國主義的語文英文就大大地時髦起來，和外人來往的工具如英文會話、英

文尺牘、英文打字等等，也就盛極一時。在過去有一個時候，像傅冠羣的那句豪語的確可以風行無阻；因為郵務、海關、洋行、銀行、保險公司、電訊事業、以及外商在華經營的工商機關，當時都紛紛需要所謂洋務人才，但是教會學堂和國內較大的學校却來不及製造。可是這種情形到現在已經大起變化，洋務人才因為『羣趨若鶩』的緣故，也大鬧生產過剩的人才恐慌，英文打字員差不多也充滿十字街頭。』

曼駒聽到這裏，暗底裏不禁這樣懷疑起來；『難道英文、打字學好了以後，到現在就沒有用處了嗎？』老楊猜透曼駒這種心理，於是就補充說：

『不過這當然不是說，英文這一類的職業技能，青年學生就用不着學了。因為有了這種技能，一旦碰到機會，總比不會的人便宜一點，而且洋勢力還始終存在着，這一類的職業技能的活動範圍，多少總比普通會簿記的，會文書的有利一點。不過第一，我們不能因此而仍養成英文技能的萬能主義，第二，我們不能因此而更養成崇拜洋化的洋奴心理，第三，在經濟能力不可能進大中學的條件下，我們用不着勉強去學。這三點，我認為也是青年學生應該注意的地方。至於密斯脫周，在我個

人想來是這樣：假使能夠利用業餘時間去補習英文，而且預計能有相當成就，那末也不妨去補習一下；如果沒有很好的把握，那還是利用業餘時間，多學習職業技能以外的爲進步的青年所必需的知識，較爲適宜。因爲自己不懂英文，在職業上不能好好發展，或者同事對你打幾句「洋涇浜」，你不能回答，實在算不了一回事！」

三人的談話非常投機，休息的時間還有半小時，文祥不願把談話早散，於是又提出一個新的問題：

『我們再談一下，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青年學生對於未來職業的選擇問題。我記得有一次有兩位朋友爭論，一位說做人不僅僅是爲了賺錢吃飯，所以找職業一定要顧到自己的志趣，譬如自己熱心民衆教育的就該找個教員當當，有志於實業的就先在工商界服務。另一位的主張相反，他說職業是職業，興趣是興趣，兩者不應連同考慮，因爲在現狀之下，只要能夠找到職業就好了，那裏還能兼顧自己的志趣。對這兩說，你們以爲誰的妥當？』

『對這個問題，我也有點意見，但是不知對不對』，小周很虛心地說：『我以

爲前一說只能作爲我們的理想，假使不能免強達到的話，爲了生活，只好暫時犧牲志趣。至於第二種說法的確是經驗之談，不過壓根兒就不關心自己的志趣，甚至和小孩一樣，有奶便是娘，不管職業的正當不正當，那也是不對的。楊兄以爲我這種意見如何？」

『我完全同意。我認爲青年學生對於自己將來的職業，一方面固然應該注意自己的個性、志趣和環境，不過同時也不能過分固執這點，在許多場合，我們不得不暫時忍耐和遷就一下，到可能時，再設法改行，亦不爲晚。至於選擇職業的時候，要斤斤地注意到職位的高低，薪金的大小，在目前這種時代，就更不該。目下有不少大學畢業生對於一家報館的校對，一個圖書館的管理員，或者內地鄉村中的小學教員，往往瞧不上眼；其實就是担任下來，也傷不了自己的體面。何況好好利用的話，我們還能替社會做很多的工作呢！當然，我這樣說，並不是勸青年學生考慮職業問題的時候，應該犧牲自己的志趣和個性，不需要較量地位的高低和待遇的好壞，而是說在現社會之下，爲了完成更大的任務，假使不可能時，我們就不應拘泥這

些小節。文祥，我們剛才看的楊東蓴先生的那篇文章，他說在無可如何之中，青年學生如果有決心爲着民族解放而奮鬥，根本就不需要一個美滿的職業，如果定要尋找一個職業，就不應計較報酬的多少和地位的高低，只要生活得過去，就應該按着自己的職業關係和社會關係，努力做救亡工作。我的意思實在就是和他一樣。』

『不過現在有許多青年學生，因爲出身小康，還看不見這點呢！』文祥聽了老楊的話以後很感動地說：『有一部份人甚至還不曾瞭解到當前環境的惡劣與危迫，對於畢業後的生活還抱着一種美滿的幻想。譬如進商業學校的，總想像自己畢業以後能夠在一家高大的銀行裏面辦事，每月收入由四五十元很快就增到七八十元，跟一位美麗的姑娘，度着愉快的小家庭生活。再如學工科的，十九也是想像自己離開學校以後，就能在規模宏大的工廠裏面當一個管理員，每日幾小時的工作完了，高興的話，就好陪着愛人去看一場電影。這不僅是青年學生的危機，而且也是民族前途的危機呢！』

『文祥，今天我們關於青年學生的職業問題說得很多了，而且指出一部份青年

學生的種種缺點。我想，我們假使有機會，我們對於自己的即在業職員的職業問題，最好也來一次周密的討論，不過要多約幾個人談談才好。至於參加討論的人怎樣徵求，用什麼方式討論，你有興趣計劃一下嗎？」

「好，好極！」文祥說，「不過老楊，關於問題的內容和討論大綱，要請你幫忙規定，可以嗎？」

「可以，可以，」老楊急促地答應着，因為上工的鐘響了，大家都要回到自己的寫字台上去。

三 女職員佔了先鋒

1. 婦女應否參加職業生活？
2. 新賢妻良母主義的批判
3. 婦女應如何建立職業生活？
4. 女職員怎樣纔不是『花瓶』？

自從經老楊提議以後，文祥就時常想邀集一些朋友，將在業職員的職業問題徹底地討論一下；但是機會實在難得。因為行裏的同事雖然濟濟一堂，但是第一關係不深，第二真能像老楊那樣可以談談的人，實在也不多。所以想來想去，文祥覺得還是向補習夜校裏的同學發展為妥；因為他們都是業餘補習的練習生和低級職

員，對於切身的職業問題，一定有要求解決的熱忱。

補習夜校的授課時間是七時到九時，在這前後，往往是知己的同學相互談談的時候：有的談公司裏的密斯十足地花瓶氣，有的談今天怎樣觸了上司的霉頭，有的說綏遠的抗戰如何偉大……總之議論紛紛，各說各的。有一天是星期五，當大家把第二課的簿記上完以後，文祥看見有三四個女同學集在教室的角落裏，好像在商量什麼事情，神色非常嚴正。其中有一位是馬女士，因為她的住址和文祥的相近，常是一同回家的，那天文祥就邊走邊說地問道：

『密斯馬，你們剛才商量什麼？可以告訴我嗎？』

『沒有什麼，還不是商量明天我們女同學集體演講的事情。你的消息為什麼這樣不靈？我們已經籌備得四五天了！』

『這幾天因為有點閒事，我差不多全是遲到早退，所以變得隔膜起來了。密斯馬，請你告訴我，集體演講是怎麼一回事？』

『所謂集體演講，就是將一個講題分成好幾部分，不由一個人來演講，而由好

幾個人來連續演講，他們在事前當然要把講題詳細地討論和分配一下。所以這種演講方式的優點就在能夠引起集體研究的興趣，同時演講的內容也可以更充實和更正確。」

「這種方式真好極了，怎樣給你們想出來的？」

「這也不是我們自己的發明；是那潘少荃先生給我們計劃的。他說我們白天都要替老闆經理做生意，一個人準備一個演講，在時間上定有困難……」

「其實就我們的知識程度講，也非採取集體的方式不可——現在我很希望你告訴我，你們明天的集體演講的題目是什麼？」

「我們這次的講題是「婦女的職業問題」，按計劃分成兩部份講，一部份是婦女應不應該努力社會的職業活動，一部份是婦女應如何建立她們的職業生活。」

「好極了，我對這問題也極有興趣！因為我近來也極關心在業職員的職業問題，你們的集體演講是我極好的指導。不過不曉得我們男同學可不可以參加旁聽？」

「那裏不可以，而且還歡迎你們來指教呢！我們這次所以只以本校各級的女同

學為主體，只是礙於環境：』

『懂了，懂了！那末明天來是可以的？』

『可以的！』

星期六晚上本來是沒有課的，不過今天因為有了女同學的集體演講，全校的女同學差不多都來齊，一共有三十多人。此外陸續來的還有二三十個男同學，他們有的是爲了『看』女同學演講，不過多數確是爲了聽講。人數雖然只有五六十，但是已經擠滿一個小小的教室。他們很準時，一到七點鐘，主席就登台致開會辭：

『各位同學：首先要向各位道歉的，就是我們幾位預備演講的人對於這一次的集體演講，預備得並不充分，所以深望各位同學於演講完畢以後，多多加以補充和批評。

『今天的講題是「婦女的職業問題」，分兩組演講：第一組由馬蘭英女士代表主講，題目是「婦女應否參加職業生活」；第二組由陸海珠女士代表主講，題目是「婦女應如何建立職業生活」。現在就請馬女士先向各位報告。』

馬女士還未站起身來，鼓掌聲就響遍了全室，直到她登台爲止，害得她面紅耳赤。這位馬女士不是別人，就是昨天和文祥同路的密斯馬。她雖然已在某律師事務所當了兩年的書記，但是人還像一個怕羞的女孩子，她慢慢地用那嚴肅有勁的四川話展開她的演辭：

『各位同學：本組徐朱二位女士非常客氣，一定要我來代表本組報告，其實我是不慣在會堂上講話的，一切要請各位原諒和指教。』

『我要報告的，剛才主席已經介紹過，就是婦女應否參加職業生活。說到這個問題本身，我們就感到異常的痛心，因爲對於男子們，這個問題是不會發生的，換句話說，他們是毫無疑議地有參加社會職業活動的權利。男女之間所以有這樣的歧異，就是因爲目下的社會是以私有財產制度爲基礎的男性中心社會，在這社會裏面女子只是男子的附屬品和玩具，唯一的「神聖」任務就是終生閉守在家裏替男子養育子女，替私有財產傳接香煙，如此而已。同時，這種不合理的社會還創造出一種好聽的理論——賢妻良母主義，使女子服服貼貼地擔當起前面的奴隸工作。關於賢

妻良母主義的內容，陳碧雲女士有一個很簡要的說明，發表在三卷二十一、二期的女聲半月刊上，我們抄在這兒，現在唸給諸位聽一下。

「賢妻良母的內容，過去班昭的『女七誡』以及其他如女兒經許多書籍已經給我們解釋得很清楚。簡單的說，所謂賢妻良母就是丈夫對妻子說，專住在家里，好好地服侍丈夫，一切都順從，他要怎樣就怎樣，打了還不許哭，罵了還不許回嘴，這就是「賢」；好好地替丈夫生兒女，把兒女養得好好地，把家庭收拾得好好地，這就是「良」。這就是賢妻良母的真實內容。所謂賢妻良母制就是中世紀封建社會的毒物，它是男子用來束縛婦女，使她成爲片面的性慾工具，是男子利用來囚禁婦女成爲純粹家庭奴隸最狡猾的手段……」

「諸位，一二千年來，我們婦女就是在這種殘酷不平的賢妻良母論的傳統思想之下，吃盡苦頭，以致到了今天我們還要討論婦女應否從事社會的職業活動，你們想痛心不痛心？我們曉得壓迫我們婦女的賢妻良母論，在五卅運動時代曾經受過一陣打擊，到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時代，它差不多被新興的革命勢力打得落

花流水。那時北伐軍足跡所到的地力，差不多就有「打倒賢妻良母」的標語，跟「打倒帝國主義」「剷除封建餘孽」等標語一同閃耀在街坊的高牆上和鄉村的樹林間，婦女不但參加職業活動是天經地義，就是從戎殺敵也是理所當然。所以在那時假使討論到婦女與職業生活，就絕對不會提出應否參加的問題。可是到現在，歷史反開了二千年的倒車，婦女又要「回到廚房」裏去了！不過賢妻良母論過去已經被人指摘得體無完膚，在社會上已經減少了麻醉的作用，因此代之而起的又有一套新的理論——新賢妻良母主義，來麻醉我們婦女，使我們繼續做男性中心的家庭奴隸，不讓我們到社會上謀得真正的解放。

『最可惡和最無恥的是目下鼓吹新賢妻良母主義的人物，有的還是自命為婦女先進的婦女本身。我們認為需要加以徹底的批判，使她們能夠變成真正為婦女謀解放的婦女運動家。』

『我們曉得，在一九三四年下半年和一九三五年之間，上海婦女界曾經有一個熱烈的理論鬭爭，一派以婦女共鳴社（亦即上海婦女協進會）為中心，一派以女聲

社和婦女生活社爲中心，論爭的起源就在前者竟公然主張新賢妻良母主義，結果就引起後者的批判。所謂新賢妻良母主義的內容究竟是什麼，開始時就連倡導的人也沒有一個具體的規定，難怪杜君慧女士當時要批評她們「祇有一個「新」字，此外什麼都沒有了！」（哈哈大笑，聽衆。）這一半當然也是因爲新賢妻良母主義與舊賢妻良母主義在本質上實在很難分別。後來共鳴社同人努力的結果，出了一個「賢良問題專號」，我們纔有機會明確地懂得新賢妻良母主義和舊賢妻良母主義不同的地方。當時有一位蜀龍先生（想來也是婦女界先進！）對這理論建設最有貢獻，現在我們就引她的話來作代表。他在四卷十一期婦女共鳴（P.12）上說：「新賢良主義便是贊成賢良的原則而反對偏於女性的賢良，於是更進一步贊成男女兩方共同賢良，以維持幸福的家庭，」明白點說，就是在主張賢妻良母之外，更主張賢夫良父。（怪論，聽衆。）此外她在五卷二期婦女共鳴（P.36）上又說：「新賢良主義當然是指的家庭生活的主義，大前提範圍在家庭裏面，何嘗說過要叫人整個的生活葬送在新賢良主義中去呢？」這就是說，新賢良主義好像也是贊成婦女到社會上去的。關於蜀龍先生的

兩點意見，女聲社和婦女生活社同人已經一再指明錯誤的所在：第一蜀龍先生等自己也說新賢良主義是不徹底的，只是在社會制度未根本改造之前，用來糾正偏面的舊賢妻良母主義的流弊，剷除男女不平等的負擔。但是她們不曉得這正是中間知識份子的幻想，因為男女的不平等與私有財產制度是一對孿生兒，不從正面去努力於社會的根本改造，而枝枝節節地，不惜費九牛二虎之力來倡導什麼新賢良主義，是不會有結果的！第二像蜀龍先生等明明看到這點，但是還要巧作詭辯，說新賢良主義是屬於家庭的而不是屬於社會的，它並不反對婦女到社會上去；其實家庭生活與社會生活並不能絕對隔離，一面要把婦女拉回到膚淺的自殺的幻想中來，一面又想學學時髦，爭點面子，擁護婦女到社會上去，那真是與「輪盤」開玩笑呀！

『所以歸根結底，折穿西洋鏡說，目下倡導新賢妻良母主義的人，在客觀上不過是替男性中心社會訓練新奴隸罷了。王伊蔚女士說得好：「新賢妻良母……不但要會燒飯，會養兒子，而且還要會讀書識字，會運用科學知識去管理家政（所謂「家事科學化」）；此外還要在外賺錢。假使丈夫是個社會名流，那就要會出風頭，會

在交際場中活動（如擲瓶、揭幕、招待外賓等等）。這就是「新」的內容……（全堂大笑！）

「不過各位同學，我們千萬不要以為這種荒謬的新賢妻良母主義，經過一番批評之後已經克服過來了，其實它靠了權勢的庇護，還是非常活躍。譬如陳衡哲女士在一五九號獨立評論發表復古與獨裁勢力下婦女的立場一文，裏邊雖然反對墨索里尼的養豬政策和希脫拉的「回到廚房去」的呼聲，但是她歸根總是反對「每一個女子都須走出家庭來做一點旁的事，」因為「假如每一個女子都走出了家庭，兒童們便要失掉他們的母親，」無疑地就是對新賢良主義的一種響應。所以我們還應再接再厲地為婦女解放運動而努力，與新賢良主義作澈底的鬥爭。我們不僅要求婦女應該走出家庭，參加社會的職業活動，而且要使這種職業活動不是點綴式、花瓶式、新賢良式的，而是與全面的婦女解放運動密切地關聯起來。

「總括說一句，我們不僅應當爭取參加社會職業活動的權利和自由，而且還該明確地認識婦女參加社會的職業活動，只是婦女解放運動的起點。我們要完全擺脫

男性中心社會的壓迫，當然還須獻身一般的社會改造運動！（鼓掌聲不絕）

『各位同學，我們總算是時代的幸運兒，已經跳出地獄的第一層，不過因此我們的責任也就特別重大，因為在我們後面還有成千成萬的女同胞深陷在家庭的地獄裏，做男子的奴隸，她們一點自由也沒有，對着自己眼前的悲慘命運，只是茫然、馴服、和絕望。她們就是我們肩上的重担，我們要喚醒她們幫助她們從家庭中解放出來，爭得獨立生活的職業機會，共同向黑暗勢力鬥爭，達到完全解放的極樂天境！我的話完了！』

在馬女士還未說完『完了』二字，全堂的鼓掌聲已經如雷灌耳，直至馬女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還沒有停止下來。這次的鼓掌聲已和馬女士上台時的不同，絲毫沒有捧場或作弄馬女士的意思，全是出於至誠的欽佩和熱烈的感動。馬女士自己呢，也紅着臉，非常興奮，不過早已沒有登台時的那種羞色了！

大家對於馬女士的演講都很滿意，沒有什麼好補充好批評，所以略微停了一下，主席就介紹第二組陸海珠女士繼續演講。陸女士的風韻與馬女士不同，她是『滑

舌』的上海人，說話的調子比馬女士要輕快，演講起來常常要作手勢，給與聽衆的又是一種新的觀感，她說：

『各位同學，今天我首先要向各位道歉的，就是今天的演講原是集體演講，但是我可能使各位帶回去的却是一件不倫不類的東西。因為馬女士太會演講，我太不會說話了。（不要客氣，你是我們女同學的外交家！聽衆。）』

『現在我就代表本組開始笨拙的報告。剛才馬女士已經明白地指出：我們婦女無疑地應該參加社會的職業生活；但是婦女應如何建立這種生活，那當然還待討論，這就是我們第二組的講題。』

『馬女士剛才說過，在這男性中心的社會裏面，絕對不會發生男子應否參加職業生活的問題；和這相關，如何建立職業生活這一問題對於男子也比較不重要。固然，不論何人，當他離開學校或家庭而踏進職業圈子的時候，多少總遇到一點阻力和困難，但是總不像我們婦女所感受到的嚴重。這有種種特殊的原因：第一，婦女一向是被束縛在家庭裏面，社會給與我們婦女的職業機會和保障，就分外惡劣，我

們要想建立健全的職業生活也就特別困難。譬如一般職業機關裏面，女職員的薪給總比男職員的低得許多，女子的養育問題，職業當局也很少適當的考慮，甚至還故意地排斥女子。譬如一九三五年五月間，廣州就會經發生過排擠酒樓茶室的女工風潮，這就是對婦女職業不給以合理的保障的反映。所以開宗明義第一章，爲了建立我們的職業生活，首先就要剷除這種不平等的待遇和歧視。至於要完成這點，哀求是沒有用的，發發牢騷也無濟於事，我們只有團結一致，策動社會同情的力量，與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奮鬥，纔能收效。我們婦女受了幾千年傳統思想的麻醉，同時社會上的職業婦女爲數又極少，所以相互團結一點，是我們建立健全的職業生活的基本條件，萬萬不該忽視！

『第二，有形的無形的傳統關係支配着我們，「女子治內」好像成了天經地義，家務的管理與兒女的撫養這兩大牽累，多半總是倒在我們婦女身上，這使我們建立職業生活感到極大的困難。有許多婦女，都是因爲不勝家事和兒女的牽累，漸漸和職業生活脫離關係；所以不談職業生活就能，假使談到，我們就必須努力克服這些

牽累。最近現世界半月刊發表一篇「已婚婦女應否從事職業？」的文章，其中有許多寶貴的指示可以幫助我們克服管理家務和撫養子女的困難。有一位王里先生說：「在有能力僱用僕人的家庭中，主婦是可以不自己操作的，可以把一切的家事都去交給僕人做，祇要加以指導就行了，她很可以有充分的時間去從事職業，這樣的女從事職業的問題，似乎還不難解決。在無力僱用僕人的家庭中，一切的家事都須由主婦操作，這樣要她再去從事職業，似乎就成了問題。其實，如果子女不多，家庭簡單，做主婦的還是可以抽出一部分的時間去做事的，例如祇做半天的工或祇做幾小時的工。同時她可以把一部份工作的所得，作為請別人照料家事的用途。這似乎也是減輕家事的辦法。」同時王先生還指出要實行他所說的辦法，生活的規律化和家庭生活的簡單化是必要的前提。羅瓊先生又告訴我們說：「我們也不願把烏託邦式的幻想來眩人耳目，例如在現社會制度中間，要求家事社會化——設立托兒所以扶養兒童，設立公共膳堂以供給膳食等等。因為在現社會中（蘇聯除外），雖然也有一二個托兒所點綴在都市裏，但是十分貴族化的，並不能替全體婦女解決問題，

因此我們只好忍受種種犧牲，按照個人環境，把這許多問題解決……假使經濟支絀的話，或者就請自己的母親來代爲管家照顧孩子。假使連這一點也不可能的話，那麼我們就寧使犧牲一點家庭和孩子的幸福，把家事縮到最小的限度。」除掉王羅兩位所說的以外，我們假使要徹底克服管理家事和撫育兒女的牽累，建立健全的職業生活，那末我們還得同時努力改造社會，因爲祇有衝破這重魔障，公共食堂與托兒所纔會現實地替我們解決困難。

『有許多人一面強調家庭瑣事，一面又不努力採用各種方法來克服困難，只是因噎廢食地鼓吹「拉娜回家主義」，那真是我們婦女解放運動的罪人！

『使我們建立職業生活感到困難的第三個特殊原因是，我們一向被男性中心社會當作玩具，因而一般職業機關也把女職員當作新奇的點綴品，「花瓶」就變爲女職員的代名詞。名小說家茅盾先生在一篇短篇小說裏面（第一個半天的工作，載婦女生活創刊號。）對於我們婦女這種不幸的遭遇，曾經有一段很緊湊的描寫，大意是說一位黃女士早已見到女子職業生活是不會愉快的，但是她初進X公司所嘗到的不

愉快竟更出於她的想像之上。當她跨進總辦公室，當面一迎接她的職業生活第一頁第一行的，就是幾個人的低聲的嗤笑。」其實我們婦女在職業機關裏所受的委屈和侮辱，往往比茅盾先生所描寫的還要厲害。前幾天爲了搜集材料，我們會偶而在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那本書上，發現許多實例，現在且把它當作故事向各位報告一下，也是很有益的。其中有一位名叫又梅的女子，在一個機關裏做事，她的頂頭上司就利用他的職位，對她大獻殷情，目的是在「單獨地邀她出去遊玩。」又有一位當看護的，名叫龔寶仙的女子，被醫院裏的一位不知趣的男子「鬼鬼祟祟」地作弄。還有一位名叫哲西的女子，在一家德商老洋行裏充當簿記員，被一位同事「纏着」，結果連走路都要帶着警笛保衛。此外更有一位Y女士，在小學裏當教員，同事竟對她大施「吊膀手段，醜態百出，」後來Y女士向學校當局控訴，但是學校當局却說：「這有甚麼要緊呢！」這些實例，你們聽了或者還不敢相信，其事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因爲這些都是當事人自己要爲婦女的職業生活奮鬥，纔親自寫信給生活週刊的編者，請求援助的告白。

『各位同學，你們想想看：我們婦女同樣是人，但是跑進職業圈子却要備受他人的侮辱和戲弄，這是多麼的痛心和不幸！所以說到婦女應如何建立職業生活，就不得不努力打破職業機關把女子當作花瓶和玩具的惡習氣；否則，我們依然和家庭奴隸一樣，是男性中心社會的附屬品。』

『那末我們要怎樣才能打破這種惡習氣，建立起我們健全的職業生活呢？這有兩方面，第一我們要努力改造社會，因為把女職員當作花瓶和玩具的惡習氣，決不能怪少數男職員的輕浮態度，而是男性中心社會的必然產物。我們假使忽視了這點，那末一切枝節的改造都會徒勞無功。第二我們要自己爭氣，因為「花瓶」這個徽號所以會落到我們頭上，一部份也是由於我們自己不努力與環境奮鬥。譬如剛才說到的茅盾先生的那篇小說裏面，就有一個很活現的實例，我現在抄在這兒讀給諸位聽一下：

「……忽然那位黃女士又看見在她前面第三排的一位女同事伸一個懶腰，就嫵嫵婷婷地站起來，偃着上半身，對她前排的一個男職員說道：「斷命的眼

，抄得厭氣了。喂，請你幫幫忙，密司脫陳！」那位男職員不說肯，也不說不肯，只是嘻開着嘴笑。女的把嘴唇一撇，就抓起自己桌子上未辦好的公事往男的桌子上攢過去，男的乘勢在女的手膀上捏了一把，「喔啲啲，嘖嘖」！——那女的跨張地嬌聲叫着，又誇張地用手帕子拂着那被捏的部分，可同時又扭一扭腰，斜着眼角釘了那男的一眼。」（聽衆不禁發出笑聲）

『各位同學，要曉得茅盾先生所描寫的決不是局部的偶然現象，在男女同事的機關裏面差不多是很普遍的。從這裏我們可以見到：女職員被人當作花瓶玩弄，跟她們自己的依賴習性和輕佻姿態亦很有關係。當然，這種沒有骨氣的女子只是我們婦女中的極少數，不過這總是我們應當共同勉勵的！沈茲九先生親自告訴我們，她在某機關辦事時，也有幾個男同事偷翻她的抽屜，和她頑皮，但是給她很有禮貌的一笑改正過來（見二卷一期婦女生活娜拉座談）。這種自立自重的精神，踏進職業圈子的我們實在應該努力學習。

『關於婦女應當如何建立她們的職業生活，我們只提出了前面三點，因為牠們

代表着婦女所感到的特殊困難，不充分和錯誤的地方，希望各位加以補充和糾正！熱烈的鼓掌聲把陸女士送下講台以後，大家都感到興奮，教室裏的空氣好像頓時轉熱起來。有好幾位男同學對於陸女士所說的第三點，心中不免有點不安，因為他們平時在機關裏無形中受了惡習慣的影響，對於女同事多少也有一點戲弄的態度，都覺得以後應該改正。

陸女士的演講也和馬女士的一樣，全堂聽衆都非常滿意，覺得沒有什麼好補充。所以當主席最後徵求聽衆對於今天的集體演講會可有什麼意見的時候，站起來答話的不是表示自己今天所得到的印象非常良好，就是表示自己今天所得到的知識勝過讀一年書，後來趙文祥還趁機登台提出一個具體的建議，他說：

『主席，各位同學，我個人對於我們的女同學今天舉行這樣有意義的集體演講會，兩位女士的演講又這樣豐富正確，真是說不出地佩服！我希望全校的同學今後能以座的女同學做模範，共同起來作各項切身問題的研究和討論。今天我還有一個具體建議，就是最近我和幾位朋友正想討論在業職員的職業問題，但是苦於無人

參加，而且不知如何進行才好。現在靠了女同學的引導，都可得到解決：第一希望在座各位參加，第二也採用集體演講會的方式，不知大家以為如何？」

經趙文祥這樣一提以後，大家的意見就多起來了，有的站起來提議大家今後要把職員們的讀書問題討論一下，有的認為職員們（不論男女）對於婚姻問題和家庭問題等等，也有詳加討論的必要。結果還是那位四川味兒的馬女士提出一個綜合的意見，主張即刻成立一個『問題討論委員會』，推定五位同學負責，集合全體同學的意見，規定問題討論的程序和方式，免得羣龍無首。全堂對於馬女士的辦法十分贊成，於是立刻就推選主席張蔚仙、馬蘭英、陸海珠、趙文祥、余斐清（以喜畫漫畫聞名全校的一位男同學）五人為問題討論委員會（以下簡稱「討委會」）的委員。當時因為時間已經九點多了，一切提案都移交委員會改日討論。

四 分組討論與報告

1. 在業職員各種類型的分析
2. 職 活與社會生活應如何調節？
3. 在業職員應如何改進他們的職業地位？

第二天是星期日，大家不便碰頭，所以到星期一晚上九點鐘以後，問題討論委員會纔借第五教室舉行首次會議。會議的結果，本星期六就舉行『在業職員的職業問題』的集體演講會，事前先舉行分組討論，討論的結果至遲於星期四用書面報告委員會審查，免得相互衝突或重複。各組討論的主題，文祥在星期日曾先和同事老

楊商量了一番，規定得非常周到，討委會就照他的原案通過。同時又把負責人分別指定，以便及早通知。討委會爲了使全校同學都可參加預備，還根據當晚的決議擬了一個討論大綱，油印分給每個同學。下面就是大綱的底稿：

『在業職員的職業問題』討論大綱

一、在業職員各種類型的分析

（本節主要根據在業職員對於職業與社會的態度，分析他們的類型，並加以批判。由駱漢光，馬宰新，徐榮生三位同學負責討論並報告。）

二、職業生活與社會生活應如何調節？

（職員的生活既然不應局限在職業的圈子裏面，而應同時參加其他社會生活，在眼前特別是救亡工作，那末，這兩種生活，如果有矛盾，應該如何調節呢？這是本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由徐萬載，朱立人，范善霖三位同學負責預備並報告。）

三、在業職員應如何改進他們的職業地位？

(本節討論職員應不應該努力改進他們的職業地位，假使應該的話，又應如何求其實現。由郭宜春，倪煥光，趙孟天三位同學負責討論並報告。)

附告：一、本校同學不論對於任何一組，如有興趣參加預備討論，可向各負責人要求加入。

二、各組負責人應於本星期四以前，將初步討論結果 用書面報告趙文祥同學。

三、集體演講會於本星期六下午七時借本校第七教室舉行。

本校問題討論委員會訂。

從星期二到星期四這三天中間，文祥真是有點忙，他常要催促三組的負責人趕快進行預備討論，同時又要做些三組之間的聯繫工作，免得三方浪費時間，討論別組已經討論過的問題。不過他很興奮，覺得這樣忙是很有意義的，因而不覺得疲勞。

到星期四下午，第一和第二兩組的報告都交給文祥了，可見他們亦很興奮、亦

很努力。第一組的報告是由馬宰新寫的，全文是：

討委會：

我們這組已於昨晚討論完畢。參加討論的除了我們三個負責人以外，還有自動報名加入的同學四位，情緒非常之好。

我們討論的結果，認為一般工商機關裏的在業職員，根據他們對於職業與社會的態度，大概可有五種不同的類型。現在就分別報告於後：

第一、在一般工商機關裏面，有不少職員是把職業當作人生的唯一對象，除此以外，就好像沒有什麼好活動，他們當然不曉得個人的職業活動以外，還有一般的社會活動。他們爲了年終多加一點薪水，或者升高一點職位，就不惜犧牲人格，對老闆經理曲膝卑躬，拼命拍馬。只要能夠完成自己的私利，陷害同事的勾當也大願一幹。譬如到老闆前面挑撥是非，說某某同事如何反對老闆，如何不忠心，籍以表明自己是老闆最可信任的奴僕。一旦遇到機關裏有什麼風潮發生，例如同事要求老闆增加薪水或減少工作時間，他們還會唱『蝙蝠戲』

，表面上顯出與同事一致行動，暗底裏會把同事的祕密告訴老闆，使大家的要
求失敗，可是他們自己却可得到老闆的厚賞。這種人是職業圈子裏面最無恥的
敗類，你在大庭廣衆之下暴露他們的醜史，他們會老着面皮過去，有時甚至會
站起來詭辯，說他自己是如何清白。在職業機關裏面，這種無恥分子是容易辨
別的。他們對人說話老是歡喜嚼着耳朵，表示對你親近；眉毛眼睛也會跟嘴巴
說話；自己往往不表示意見，處處對人恭維遷就……這種類型完全是『土劣』
的封建性和洋奴的習氣在職業圈子裏的反映。

第二、職員之中比第一種的無恥之徒略好一点，是面面俱到的圓滑分
子。他們也是以職業爲性命，不過保持職業的方法與手段，與第一種類型不同
，就是使自己不堅持何種立場，對各方面都要維持好感。譬如老闆對他說：
『今年生意不好，明年的酬報只好委屈一點了。』他會說：『市面這樣蕭條，
我們做夥計的實在應該多做一點工作。』不過調轉面來假使有同事和他商量：
『近來物價這樣步步高漲，我們非向老闆要求一點津貼不可。』他也會毫不格

嘴地說道：『我認爲最好請老闆多加一點薪水才好。』此外，他碰見甲，他會說國難如此嚴重，我們假使不參加救亡工作，將來的前途是不堪設想的；碰見乙，他又會說在商言商，國家大事，我們實在管不了。不過骨子裏，這種人總是重視個人的職業生活高過一切，在利害關係總是與同事相背。這種類型，完全是苟且偷安，太老於世故的小資產階級性的結晶。

第三、在比較大的工商機關裏面，如銀行、洋行、保險公司、百貨公司之類，還有一種十分洋氣的職員。他們與第一第二兩種類型相同的地方，就是以職業生活爲自己的中心生活，對社會、對國家、一點責任的觀念也沒有；不同的地方是他們比較純潔，雖然時刻想改進他的職業地位，不過不慣用卑鄙圓滑的手段。倘使老闆有什麼無理的壓迫，他們至多只會在肚子裏反抗。職業生活的改善，假使要爭取的話，最好人家替他去冒險爭取。他們的頭髮往往很光，西裝往往很挺。說起話來常是中英參錯，在機關裏面極易識別。這種類型在西洋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在中國可說是帝國主義的舶來品，是買辦的尾巴。

第四、在一般工商機關裏面（舊式商店尤多）還有許許多多終日苦悶，對一切都很少的批判精神和興趣的職員，大多為學徒、練習生和低薪職員。他們對於眼前的職業生活所感到的是不滿，但是對於如何改進職業生活這個問題，他們又是茫茫然的；原因不儘在於缺乏勇氣，而且在於缺乏認識。職業生活以外的社會生活，在他們腦中的印象當然很淡薄，不過這倒不是由於他們以職業為生命，而是因為眼前的生活壓迫得太厲害了，注意力實在不夠及此。他們在櫃台上和寫字間裏所想到的總是早點天黑，早點『打樣』，年紀小一點的就往往想回家，想到自己的幼年。他們非常難得把自己的目光看到大的社會和遠的未來；不過他們進步起來也是很快的，不像前面三種職員很少進步的希望。

第五、除掉前述四種以外，一般職業機關裏面還有少數職員對於職業生活在人生過程中的地位，有很正確的認識。第一他們認為職業只是在私有社會之下，藉以糊口的手段；職業本身同時具有比這還高的意義，那只好算是例外。所以他們對於職位的高低，薪給的多少，工作的興趣等等，雖然亦加考慮，但

是並不放在生活日程的第一位，更不像第一種類型那樣，認為升級加薪是終身大事，而且不惜用人格去交換。他們所更關心的是職業生活以外的社會生活，在目前特別是救亡工作。對於老闆經理，他們決不放棄自己的職員立場。他們是職業機關中的進步青年，是一般職員的模範。

生活在職業圈子裏的人們，根據他們對於職業和社會的態度，大概有上面五種類型，只有最後一種是正確的，這是我們第一組昨天討論的結果，到星期六就想根據前面的內容報告，不知妥當不妥當，希望討委會能夠立刻給我們指導！

第一組同人報告

文祥看了第一組的報告以後，就連忙接下去看第二組的。第二組的報告是徐萬載的手筆，用稿紙膽寫得非常有條有理，內容是：

討委會：

我們接到委員會的通知以後，即於當晚（星期二晚）舉行討論，而且還有

兩位同學自動參加，他們都帶來許多意見。

我們準備討論的問題是『職業生活與社會生活應該如何調節？』一望而知，這不是所有在業職員都關心的問題，因為職員之中有許多是不瞭解職業生活之外還有更重要的社會生活，能夠見到這點的只有一部分進步的職業青年。不過問題倒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進步的職業青年，往往因為過於熱心社會生活（例如目下的救亡運動）而完全忽視了職業生活，或者使職業生活受了不必要的打擊，結果使業外的社會生活也遭挫折。

我們的討論是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討論職業生活與社會生活需不需要調節？第二部分是討論怎樣調節？關於第一部分，我們認為在一部份進步的職業青年之間，有一種錯誤的傾向，必需提出來糾正。他們認為現在的社會是萬惡的社會，職業當局以及整個社會都在自私自利的拜金主義的氛圍之中，對於職員要從事業外的社會活動，尤其是救亡工作，絕對不會寬容，更談不到同情的愛護；所以職業青年假使不甘落後，而要參加一般社會生活，那只好離開職業

圈子。這就是說，他們認為職業生活與社會生活沒有調節的可能，因而認為不需要調節。其實，在現社會之下，前述兩種生活只是不容易調節，而不是根本不可能調節，所以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我們一定要用百分之一百的耐性和毅力，使職業生活靠了社會生活而充實，社會生活通過職業生活而更開展。只有到了萬不得已或萬分必要的時候，我們才置職業生活於不顧。這是我們討論所得的結論。

關於第二部份，就是怎樣調節職業生活和社會生活，我們只指出比較重要的三點：（一）爲了保衛自己在社會上的各種活動（如組織讀書會、參加救亡運動等等），職業青年應該努力職業分內的工作，甚至遇到了小小的委曲，亦得避免與老闆衝突，使老闆不便干涉我們業外的活動；（二）進步的職業青年在業餘參加救國這一類社會活動，假使職業當局，不可能表示同情的話，那末平時的言行就要特別審慎，免得遭受不必要的干涉；（三）進步的職業青年爲了擴大救國這類工作的影響，常常要利用到自己的職業環境，事前必需經過詳細的觀

察，因為環境非常複雜，一不當心，就要受累。對於（二）（三）兩點，那兩位自動來參加討論的同學，還帶來一些寶貴的實例，現在亦報告在後面。

他們在柳湜先生編的那本如何生活一書內，看到兩個很有教訓意義的實例

。一個是余桂山等七人的來信，說明他們是一家大染坊的店友，裏邊有作坊工人、學徒、站櫃台的先生和跑街等等，不過都給老闆辭退了。辭退的原因有二

：（一）近因——是店內緊縮，店中減少工錢百分之二十，並在櫃台上裁減店友，總店分店共裁二十人之多，都改用『練習生代替』。他們這七個人便聚在澡堂子內商量對付的辦法，但被一位同事報告了。於是激起經理的大怒，將他們當夜逐出店門。（二）遠因——是他們『平日愛讀書，尤其是新興文學和社會科學書，讀了，口裏又歡喜說幾句，新名詞是常常在口頭上滑來滑去的；』同時『對於同事，凡是怕事的，一概看他們不起。』他們七個人，早有人稱爲『七大金剛，』所以經理早就懷恨在心，遇到這個機會就先下手了。從這實例看來

，我們可以曉得余桂山等的開除，主要還是由於他們平時『口頭上常有新名詞

滑來滑去，『因此在老闆看來已是儼然可怕的『七大金剛』了。我們認為這就是因為平時太顯露，以致妨礙了進步的社會生活的成長；這種最好的教訓，熱情的職業青年是應該有注意的必要。

第二個實例是一位當體育教師的張惟一君的來信。他說：『我爲了生活有意義，爲了解決自己的生活，爲了認識現實的社會……：我不但教學生操場上的各種技術，並教他們怎樣去做人，代他們治療病痛。平常的體育教員多半和幾位選手感情很好，但在我除了選手以外，一切想進步的青年都和我要好。正因爲我的努力，同學和我要好，剛做了半年的事，飯碗就打破了。臨走時，爲我事悲憤而送到的人很多……：他們的忠言是：一個人不要太認真，太努力了。社會上就是只要自己裝痴、呆、蠢，才能過活，所以今後你不要多管閑事，你這種熱情是沒有用的。』從這封來信，我們認爲張君的不幸遭遇，主要是由於他不能將教師的職業生活和自己努力的更有意義的社會生活，配合得非常協調，單是憑着他自己的熱情做事，把校長的教育方針和學校環境完全忘掉。不過

因此得出做人應該『裝痴、呆、蠢』的結論，那也是同樣錯誤的，因為那又跑到『人生就是爲了職業生活』的另一個極端上去了。我們認爲張君的遭遇，正是進步的職業青年對於環境應該深思熟慮的一個實例的教訓。

目前進步的職業青年差不多都在業外担負起救亡工作，而且非常積極，因此對於職業生活和老闆經理的關係，往往更難維持。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認爲一般職業青年對於前面所說的三點，就更有考慮的必要。

本組討論的結果大概就是這樣，星期六的正式報告亦不過如此。我們自知極不充分，希望討委會能設法補充和指正！

第二組同人報告

第三組的書面報告，到晚上上夜課的時候還沒有交給文祥，文祥非常着急，幾乎連補習簿記的心思都沒有。所以等到先生一退班，他立刻就向第三組的負責人郭宜春催問：

『郭，你們的報告怎樣了？現在只缺你們的，假使再不交來，星期六的集體演

「講會或者就要擱淺了！……」

『對不起，真糟糕！』宜春不等文祥的話說完，就搶着回答：『我們因為找不着集會的地方，到現在還不曾討論。今天有兩位同學要求加入，而且答應可以找到適當的會場。現在我正想邀你去參加，以免萬一來不及寫報告時，你也可以曉得一個大概，作為討委會的參考，你可以一同去嗎？』

這樣，文祥和宜春就一同到約定的地點去。那是一家布莊的棧房，他們到時，倪煥光、趙孟天和兩位參加的同學楊明和王進已經聚在一塊。因此即推郭宜春為主席，宣佈開會討論，時間還不過八點一刻。下面就是他們發言的記錄：

主席：為節省時間，我們立即開會，至遲十點半要結束，太遲有點不便。我們今天討論的題目，討委會規定為『在業職員應如何改進他們的職業地位？』現在分兩步討論，第一步討論應否改進，第二步討論如何改進，希望大家儘量發表意見。

孟天：對於『在業職員應否努力改進職業地位』這個問題，我個人的意見是否定的。我以為進步的職業青年應該把目光投到改造社會與民族解放等等問題上去，

而不應較量區區的職業地位。而且就是地位改進了一點，亦不過是暫時的一己的利
益。

楊明密：斯脫趙的意見，我不能完全同意，因為改進職業地位並不會妨礙進步的職業青年去努力其他工作；何況我們的生活太壞，改進一點也是必要的。

王進：我同意楊明的意見；不過我認為對於改進自己的職業地位，進步的職業青年不應看得太重，否則就會慢慢變成只知改進自己的職位，而忘記自己以外還有一個社會。

楊明：我還要補充一句，用卑鄙的手段去達到改進職業的目的也是我不贊成的。

主席：這點可以留到第二步討論如何改進時再談。現在我希望文祥能代我們做個結論。

文祥：我勉強試一下，最後還得請你補充。剛才孟天和楊明兩位的意見，多少是有不同的，不過仔細一想，實在可以綜合起來。孟天強調進步的職業青年應該把

目光投到民族解放等等問題上去，確是很對的；不過因此而完完全全否認改進職業地位的必要，那又未免太過火一點。孟天所以採取這種態度，我認爲多少有點反撥作用，因爲目下各職業機關裏面的確有許多昏庸腐化分子，一天到晚只是想抬高自己的地位，多賺一點薪金，而且往往不惜用各種卑鄙的手段，此外就什麼也不管，國家給日本滅了也不相干。不過改進職位的意義和方式是不止一種的，不能像孟天那樣一概抹煞。我們曉得：在職業機關裏面，如果所處地位略微好一點，業外活動就方便不少（不論時間上或經濟上）。我們努力改進職業地位的目的，假使真的爲了使自己在業外可以多買一些書籍雜誌看看，或者使自己有較多的時間與自由去參加社會活動，那無疑地是正常的，必要的。從這種立場出發而設法改進職業地位，我想孟天決不致反對。在另一方面，楊明的意見，在本質上是很中肯的，不過口氣上多少有點不妥：他似乎太看重個人生活的改善，所以王進的補充確是非常重要的。固然，我們現在受到重重的壓迫和剝削，個人生活的改善當然亦極迫要，不過不好作爲我們的生活重心。我這樣綜合各位的意見，不知對不對，請大家再討論。

主席 大家既然沒有相異的意見，我們就進而討論『如何改進職位』這個問題吧！老倪，你剛才沒有發言，現在主席要命令你先說，好嗎？

煥光 主席真不愧爲『機會均等主義』的信徒，我就奉命享受一下吧。我認爲在討論在業職員應如何改進職位以前，有一點應該明白認識，就是在現社會之下，尤其是經濟恐慌這樣深刻，國難這樣嚴重的現在，改進的實現性是非常少的，我們不能存着奢望。有些人說王雲五先生是學徒出身，現在已經做了商務印書館的大老闆；所以只要肯努力，我們都有很好的前途。假使我們也這樣呆頭呆腦地幻想，那就萬分糟糕！

王進 的確的，有許多老闆還常常利用王雲五先生這類例外的事實，誘惑夥計們替他們貼心貼意地當牛馬。這種迷魂湯，我們尤其貪口不得……

主席 剛才兩位意見的確非常重要，我們對於未來職業的改進，只能採取『吃點心』的態度，有一點吃吃也好，沒得吃也就算了，現在希望大家討論如何改進的方法。

孟天：我認爲像我們這羣人，爲了改進職業，祇能靠自己的能力。譬如我假使是當打字員的，我只能使自己打字的速率和正確性增強起來，因而使老闆不得不看重我。假使我是當跑街或掮客的，我只能靠熟悉商情和工商界的內幕等等實際經驗，來提高自己的地位。至於其他手段，如吹牛拍馬，未免太卑鄙，我認爲不能用爲我們的手段。

煥光：在這方面我的意見與孟天稍有不同，我認爲改進職位的主要方法當然在職業能力的發展，不過吹牛拍馬的手段，十分必要時多少採用一點，也不妨礙。因爲第一，我們不像腐化分子那樣，專門靠吹牛拍馬的手段來完成我們的目的；第二，我們偶而用吹牛拍馬的手段，也是完全爲了適應這醜惡的社會，使自己的職業關係少受一點不必要的打擊或多佔一些便宜，因而使自己在其他社會活動上可以少點窒礙，多點保障，目的不同，手段的意義也會兩樣。當然，我這樣說，並不是替吹牛拍馬辯護，獎勵大家採用這種手段，我的意思只是說不一定要機械地加以絕對的拒絕。

楊明：煥光對於孟天所作的補充，我非常同意；不過這個問題的確是差之毫厘，就要失之千里的，我們非審慎地把握不可！我過去當小學教師時，曾經玩過吹牛拍馬的手段，或者可以引來作爲我們的實例，更具體地表明我們對於吹牛拍馬的態度，現在就順便報告一下。那時有好幾位同行（失業的亦有）和我想辦一個兒童看的小報，目的在使兒童能夠得到有益的讀物；不過發行的經費不夠，決意要向外募捐。我曉得我們那位校長很有一點虛榮心，於是我就向他『吹牛』說：最近有好幾位熱心教育的人士，有幾位還是從前高等師範的畢業生，想辦一個全國規範的兒童刊物，專以促進教育爲目的，非常希望各地小學校長協助。同時我又『拍馬』道：像先生這樣的才能，實在應該做點本校以外和意義更大的教育活動，才不致大才埋沒。這樣一番話以後，他終在謙虛的得意情態之下，捐出大洋二十元。我想爲了捐點錢給進步的兒童讀物，對校長先生下點吹牛拍馬的功夫，在現社會之下確是非常必要和應該的！

孟天：老楊的解釋很正確，我打消原意，表示贊成。其實，我剛才也只是反對

，痛恨那些專靠吹牛拍馬過活的壞蛋！

煥光：從剛才所得出的結論引伸出來，我覺得我們平時在職業機關裏面，對於中上級的同事和老闆經理，表面上實在不需要採取敵視的態度，假使沒有什麼衝突，和睦的空氣還是應該維持的。

主席：大家的意見都很一致了，不知文祥還有什麼補充沒有？

文祥：我很佩服各位意見的正確，沒有什麼好的補充了！

主席：那末我們就散會吧；時間也快到十點半了。

到第二天星期五晚上，討委會已經將各組的報告整理完畢，星期六晚上的集體演講會的程序以及各種佈置，討委會亦規定得極有條理。因此星期六的集體演講使一百多的聽衆都是喜氣洋洋地滿載而歸！

五 不得已編輯雜誌

1. 小職員如何解決婚姻問題？
2. 小職員與獨身生活
3. 女職員對婚姻應取的態度

過去兩次的集體演講會給與全校同學的興奮印象，使他們一致地希望以後最好每個星期能夠照樣地來一次。同時在第一次演講會中所提出的小職員的婚姻問題和讀書問題等等，他們又急欲得到正確的解答。因此討論會就時常得到口頭的和書面的催促，催促繼續舉行演講會或座談會。但是學校當局已經一再通知趙文祥、馬蘭

英等活動分子不要時常召開演講會，理由是『職業補習學校的學生時常開會，給外界曉得，實在有點不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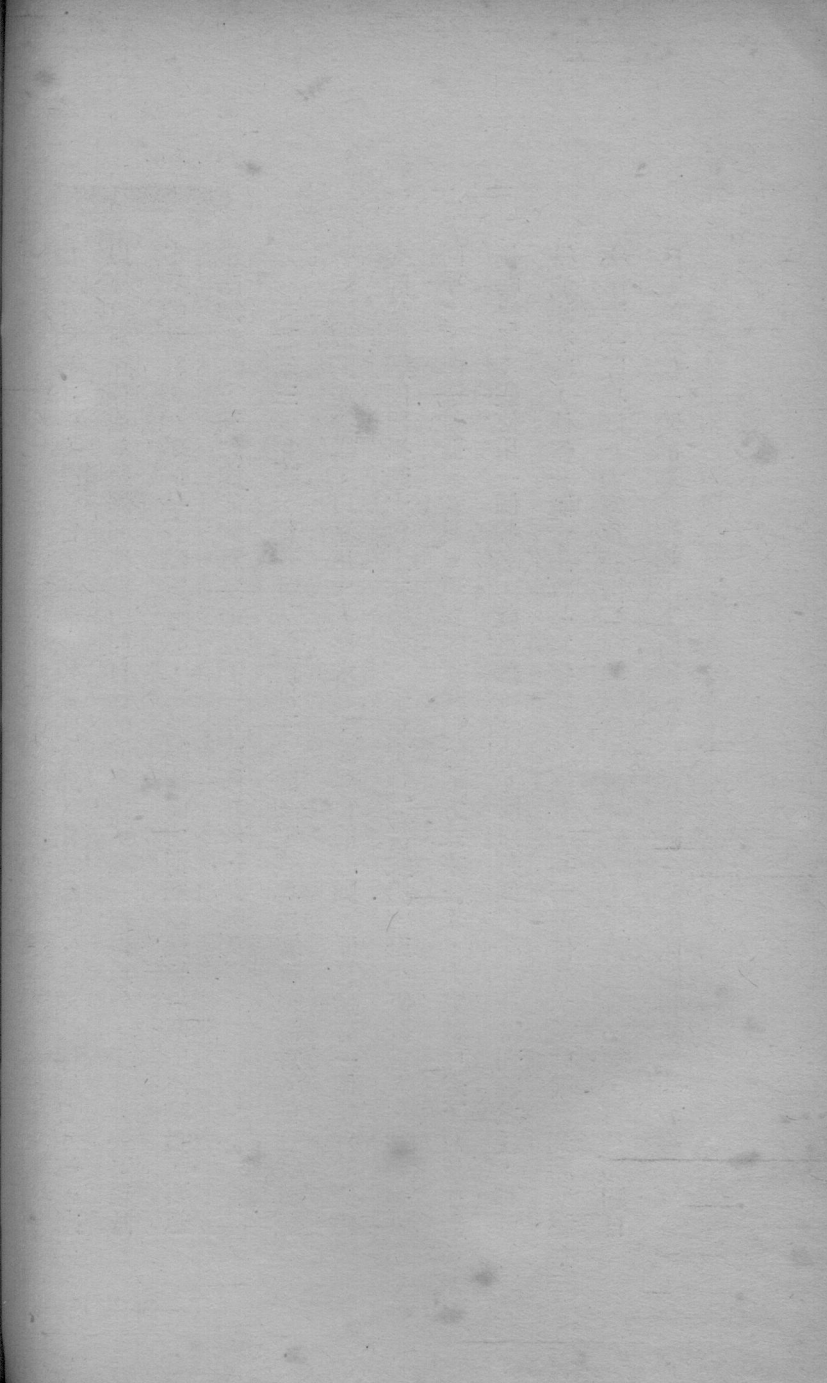
然而同學的要求又這麼熱烈，不舉行演講會又怎麼辦呢？後來討委會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在目前暫時將演講會的次數減少一些，同時由全校同學共同編輯一個小刊物，發表小職員對各項問題的意見，這不特可以彌補校內同學對演講會所感到的不足，而且還可以對校外各地各埠的小職員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有益的食糧。這個辦法固然得到大家的擁護，而且討委會的五位委員，就被大家推為編輯委員會的主持人。刊物的名稱、內容、經費、發行等等問題，一概交給編委會去商討決定，同學有什麼意見，也提交他們去綜合考慮。

不過趙文祥，他們對於雜誌的編輯和發行上的問題，却是絲毫經驗也沒有的，他們不知如何着手纔好。因此他們就臨時抱佛脚地聘請簿記教師潘少荃先生當顧問，趙文祥自己私下又去請教行中的同事老楊。這樣，經過兩個星期的籌備，一切都算有了着落。

刊物的名稱，因為目下『生活』這兩個字非常流行，他們就定為職員生活，規定每半月出一次。篇幅為適應小職員的購買力和業餘時間起見，每期最多只好一萬字至一萬二千字，用最經濟的方式排印。刊物的內容要達到淺顯、實際和短小三個條件，使適合小職員的口胃和需要。在編制上不先確定固定的欄別如『時事短評』、『生活素描』之類，看有什麼重要的精彩的文章，然後再加以編排；這樣在形式上可以活潑而切實際。稿件的來源本來是編輯雜誌的最大難關，不過在職員生活看來，倒比較輕易一點，因為第一、全校同學差不多都可以作為它的特約撰稿人，第二、每個同學又可向各自的同事去開發稿件的來源；所以只要大家肯努力，稿件可無問題。事實上編委會已經很好地把第一期的稿子，安排妥當了。職員生活最感困難的是它的發行，因為一方面他們都是小職員，不能每半月拿出錢來印雜誌（雖然雜誌很小），另一方面他們自己都是無名小卒，和各書店又毫無社會關係，要想靠着廣大的讀者來維持雜誌的經費（稿費當然以義務代替），畢竟是個夢想。後來經過多方面的活動，各書店的代售，靠了潘少荃先生的奔走，已全部接洽妥當；經費暫

由全校同學來一個生活節省運動，捐集四十元，作爲第一、二期的印刷費。第三期以後打算除掉依靠全體同學努力向自己的同事去捐募一部份以外，主要就要看雜誌本身的銷行了。事情是有點冒險的，不過經濟能力薄弱得幾等於零的小職員，要想自己辦雜誌，又怎樣能夠憑空地定下一年或兩年的計劃呢？

到了第三個星期，創刊號居然出世了，而且形式與內容都很滿意。創刊號就來一個婚姻問題特輯，以滿足大家要求召開演講會的心願，而且還有一個特別的優點。因爲婚姻問題提到大會上來討論，未免有點『殺風景』，至少使發言人（尤其是女同學）不能儘量發表意見。現在既然用刊物的方式來發表，大家就可老下面皮來說個暢快了；假使用一個假名，就更無拘無束。所以每個同學在分得刊物之後，都看得津津有味；他們在櫃台上或是寫字間裏不便看，甚至還借着大便的因頭到廁所裏去偷看一段也好。大家都覺得這樣的職員生活才稱得上小職員自己編，自己寫和自己看的三位一體的真正刊物！下面就是它的創刊號『婚姻問題特輯』。



六 『自學問題專號』暢銷萬冊

1. 小職員應該努力自學
2. 小職員自學的目的是什麼？
3. 小職員怎樣自學？

在職員生活創刊號出世後不到一個星期，編委會就得到許多同學的來信，報告他們對於婚姻問題特輯的意見，有些甚至還是集會討論以後的結果。其中除掉表示滿意和擁護以外，批評缺點的來信也有好幾封，編委會都採納下來，作為改進第二期的指針。同時編委會從書店方面打聽得消息，說職員生活的銷路很好，第二期一

定有增加的希望；因此編委會和全校同學都異常興奮，急乎要將第二期編印出來。

第二期的內容，編委會根據以前各位同學的建議，已決定爲『小職員的自學問題』，再來一個專號。爲了充實內容起見，編委會還預先發動組織一個小的討論會，並且請潘少荃先生指導，討論小職員怎樣自學的具體方法；所以第二期有一篇着實精彩的大著（由好幾位同學合作），這是第一期所沒有的優點。

因爲第一期已經給了讀者一個好的印象，所以第二期出版以後，同學們向同事推銷也特別容易，書店方面也一再向他們添貨，因此付印的六千份，還不夠應付，只好再添印四千份。下面就是銷數增至萬冊的第二期職員生活。

七 小職員劇社公演『救中國』

1. 小職員應該參加救國工作
2. 職業當局與救國陣線
3. 本位救國論的錯誤
4. 職業與救國的關聯

職員生活的第三期很快地又按期出版，篇幅比以前增加了一倍，這有兩種原因。第一是各方讀者的要求：他們覺得職員生活是最合小職員口味的唯一刊物，內容又輕鬆切實，看完以後總覺得篇幅太少（雖然小職員的時間有限），所以非相當增加一點不可。第二是第三期的內容除掉集中討論『職業與救國』這個問題以外，還

有兩篇分析國內時事的文章（也是由於各方讀者的要求），因此篇幅就更增多一點。

職員生活的內容好比朝日東升，真是一期進步一期，第三期更使各方讀者滿意，銷數差不都增至一萬五千份。第三期還有一個大特點，就是它載有救中國這樣一個劇本，內容也是討論職業與救國問題，大家都覺得很新鮮有趣。大概是發表後一星期吧，編委會一面着手編輯職員生活的第四期，一面又接受多數同學的要求，計劃把救中國這個劇本上演。不過編委會本身已經太忙，所以只派了那位歡喜畫漫畫的×××和另外八位同學（女同學佔了五位），臨時組織一個小職員劇社，主持公演救中國的一切事務。他們雖然都是門外漢，但是熱情有餘，所以也弄得很有勁兒：如場務、化裝、佈景、以及台下的招待等等工作，都分配得井井有條。演員和導演雖然都是初出茅廬，好在台上表演的就是自己生活圈內的事情，所以也很演得入情入理。

舞臺是借用一個大會館的禮堂，座位雖然可以容納五六百人，但是因為公演是有意定在星期日的晚上，所以也大鬧人滿之患。有許多小職員因為救中國這個劇

本在刊物上已使他們感動，表現起來一定更加興奮，所以還是暗中設法『漏』出來的。他們擠在人羣的背後，更比前面的人伸長頸子望着舞台，下面就是台上所公演的救中國：

時間：一九三七年初春

地點：北方的一大城市

人物：張夢天——百貨公司經理

張太太

周仲平

馬國賢

朱良啓

易培聖

百貨公司男職員

駱翠英——百貨公司女職員

男職員甲

女職員乙

羣衆丙

老高——飯堂宿舍的茶房

佈景：

百貨公司內的職員飯堂，正面左端有一門通至公司的其他部份，正堂面壁上裝一電話分機。左旁壁，有一窗子，可望見通至正街的街。

。右旁仍爲飯堂，並可通至公司內的職員宿舍，但是都不顯於舞台。

。堂中置有方飯桌三張，成排，第三張僅一半露出舞台。幕開時，職員馬國賢坐在第三張的飯桌旁邊，女職員駱翠英用手按着他的肩。

。茶房老高正將地板拖洗完畢，將桌上的長櫈一條一條地拿下來。

駱：你想什麼？你有什麼天大的心事？快點去吧！（以手推馬）

馬：（不答，繼續低頭沉思。）

駱：你這個人今天真有點古怪！往常你總是去的，今天爲什麼不去呢？你想想看，

我們一天忙到晚，要兩個星期才輪到休息一天，不趁機出去玩玩，不是要苦悶死嗎？去、去、去！（叉以手推馬）

高：（放下手中的長槓）你們做先生的還好，我們當茶房的差不多一年到頭也沒有規定的休息日子！（嘆氣）

馬：英，你不曉得，今天我自己有點決不定……

男職員甲：（自外入，即打電話，駱作閒步貌。）喂，對不起，請你打『八四六三』——喂，

請你叫徐荷仙女士——你是密斯徐嗎——有沒有預備好——快點，我在新華大戲院門口等你。（即出）

高：（一邊擦桌一邊說）做先生的真寫意，一到休息日，在電話裏就是密斯、密斯脫地來來往往。

駱：你看，人家不是約朋友去玩了？你有什麼決不定呢？

馬：我不是和你說過？五金部裏的那位周仲平，他常常很懇切地勸我生活應該緊張一點；因為國難這樣危急，我們又是生活飄搖的小職員，實在沒有什麼好開心

！所以我今天想不去玩。

駱：國難固然危急，我們的生活固然也不應太墮落；不過我們休息的機會這樣難得，出去玩玩也是應該的呀……

易：（急急地從外奔入，打電話，馬駱中止談話。）喂，請打『七六九〇』——你那裏——請你

叫姜主任聽電話——你是煥然兄嗎——我告訴你，我們的批發部主任現在到貴公司來看你了，請你代我約他到舍下去打牌！今天我休息，我打算晚上款待他一下，和他連絡連絡（女職員乙亦進來打電話）——是，是，你的手段好極，再會。

（女職員乙急欲接上去打）

高：（手持掃帚）各位先主，關於打電話，我要報告各位一聲。前天人事科主任跑來對我說，說飯堂裏的電話不是爲職員先生裝的，是爲經理和上司裝的；因爲他們要查問飯堂裏、宿舍裏（以手向舞台右方指）有沒有先生們偷懶——對不起（作揖），

這是主任的話。——有了電話比較方便一點。他還說以前電話不按次數算，公司裏還可以馬馬虎虎，現在要按次數算了，他說叫我通知各位少來這兒打電話

易：我們先生打電話，要你通知什麼？（搖擺着長袍出去）

高：這位老頭兒，我最不要看，對我們當茶房的神氣活現，對主任經理恨不得把頭叩到地上去！你有本事，你對人事科主任去反抗，問他職員先生爲什麼不好自由地到飯堂裏來打電話！

馬：老闆真算小，幾分電話錢也要打算打算，真場這家大公司的台；所以他們也沒有臉正式出佈告，只好借你的嘴巴來說話。

高：是呀，我們當茶房的真難，往往是上下的出氣筒。

女職員乙：（旁聽着，現在才小心翼翼地提起聽筒。）喂，請打『五三四二』——你是孔士憲

律師事務所嗎——哦，你就是密斯邱——我正是——我想約你到公衆花園去玩

玩，你有空嗎——好極，那末就去！（掛上聽筒轉身對駱翠英）今天你也休息，我們

一全上公園去玩好嗎？

駱：你先去，我等會兒就來。

女職員乙：哦，哦……（斜看着馬，俏皮笑着退出。）

駱：國賢，去吧，你看大家都去玩了！（又以手推馬）我們趁休息日玩玩公園，比剛才那個易老頭打牌、拍馬屁總正大光明得多……（老高持掃帚奔出）

馬：不能這樣說的！我們那裏好和那種人去打比？翠英，我告訴你吧，（起立）今天早上周仲平告訴我，他說今天下午全市各界有個遊行大會，目的是募捐援助綏遠的抗戰將士。他說所有各職業機關裏的職員，今天論到休息的，差不多都要參加，他勸我也去。他說綏遠將士在冰天雪地之中與敵人苦戰，我們在後方的國民趁閒多募一點捐，給他們一些物質上的援助，實在是義不容辭的！因此，我覺得很應該去參加，今天不應該去玩：不過，不過……

駱：不過怎樣呢？你吞吞吐吐地不告訴我，使我不知你悶葫蘆裏賣些什麼藥，是不是怕我不高興，要阻止你嗎？（略現不悅貌）

馬：你別要瞎猜呀！你的性情我那裏不曉得！你不是也常常說起救國是人的責任，小職員也應該救國？同時你對傳作義將軍以及各地的救國領袖，也表示非常

的佩服。所以你我的性情和思想是不會衝突的。要曉得，今天使我不能自決的並不是你，而是——

駱：什麼呢？

馬：不是別的，就是你我同樣缺乏實行救國工作的勇氣，我一方面覺得今天我們不應該去玩，不過另一方面，我又怕參加遊行以後發生意外，敲碎飯碗……

駱：是呀，××鬼子真可惡！真厲害！他的勢力在我們中國人中間，也利用各種手段和方式活動起來，使中國人反而不能爽爽快快地救中國，這真是古今中外的奇談！國賢，我以為這倒不是我們自甘墮落，實在環境太壞，我們還是再等一些時候；今天就出去玩一下吧。

馬：不過比起周仲平他們來，我們實在有點慚愧……

駱：不要自責太嚴；我們出去散散悶吧。今天公園裏聽說還有大好的臘梅呢！你到那邊宿舍裏去換一件罩衫吧，我陪你去。（以手推馬向舞台右方走進）

高：（未幾，由外復入。）噯，他們去了嗎？有得玩就落得玩，何必談什麼國難不國難？

有權有勢的人不着急，我們做小百姓的又管得了什麼？（摸懷中的香煙吸）

周：（自外推門入，朱隨在後面，要拖周轉身。）你不要拖！你不要這樣固執！讓我和他談一下，結果很可能證明你的觀察錯誤。

朱：你不用白費心血，他實在有很濃的少爺皮氣，事情沒有來，頭就先縮到懷裏去了！

周：你不能這樣極端的、惡意的批評！（轉對高）老高，你看見馬國賢先生嗎？

高：剛剛還在這裏，和一位女先生在一塊，現在大概到外面去了。

周：沒有，我們剛剛在外面找他；所以我想他一定在這裏，或者在那邊的宿舍裏。

高：那倒說不定，你們男女先主們不是常到宿舍裏談談——笑笑嗎？（作玩皮貌）

周：別要說笑，你去看看，我在這兒等他。

高：好，我正要到那邊去打掃房間，我就去。（走進舞台右面）

朱：周，你聽見沒有？他剛在還和『花瓶』在一塊，那裏還會去參加遊行？

周：這又有什麼一定的關係呢？要談愛情的人難道就不會參加救國工作嗎？何況他

那位女朋友並不是『花瓶』，也是很有希望的救國同志呢？

朱：你真是『逢人便有希望』！

周：老朱，我認爲你觀察人或者觀察問題，總往往要犯過火的毛病，而不願仔細地判別。你說我是逢人便有希望，我又何嘗如此呢？譬如批發部裏那位易老頭，我再也不會相信他會參加救國工作；因爲他只曉得拍馬，只曉得自利。工商機關裏面自私自利的，一點也不關心國家的存亡的人，的確是很多的，我並不否認這點。我和你稍稍不同的地方，就是對於機關裏可以影響的落後分子，我主張一定要用最大的忍耐力，和最大的誠懇態度，去和他們接近；否則我們幾個人跑在遠遠的前面又有什麼用呢？

朱：你的話在原則上是對的，不過像馬國賢那樣的人，我總有點不敢領教！

周：馬那樣的人，在我看來是很有希望的。你說他有點少爺氣，那主要是因爲他過去的家庭環境還有一點錢，不過他現在已經很能認識小有產者一定要沒落，現在他的職業地位不特飄搖不定，甚至遲早還要不保。同時他還見到這主要是由

於國難的危急。至於他的生活，雖然有點貪安逸，但是並不自私，處處地方總是和職員站在一塊。他現在所缺乏的只是一點勇氣，我們假使能夠好好地勸導，我相信一定可以把他克服。

朱：（不響，表示不信的神態。）

周：我還要說些你不相信的話。我認爲他那位女朋友馬翠英也很有希望，因爲她並沒有『花瓶』的氣味，處處地方要表示自己有獨立的精神，雖然對於政治的熱情也很不夠。假使我們能夠戰勝國賢，也一定能夠戰勝她。（朱自坐下，不信的神態更甚。）老朱，我對你說，對付他們這一類同事，你假使採取高傲、諷刺的態度，那末你會將他們逼到和我們相反的一個極端上去，那是很不好的！

朱：我並沒有那樣做，（起立）我不過認定他們沒有說服的希望而已。

周：老朱，你曉得，你今天對他們的態度這樣冷淡，事實上差不多已經近於拒絕和他們親近了……

馬：（馬駱二人同自右方來）密斯脫周，你找我嗎？實在對不起！你早上告訴我的事情，

我還遲疑不定，實在慚愧……

周：這又有什麼慚愧不慚愧呢！（朱獨自走到左方的窗前閉望。）你們是不是已經約定要到外面去玩？

馬：那倒不是。我們也很覺得不應該自得其樂地跑出去玩；不過……

周：你是不是因為環境太壞，出去參加恐怕發生很大的不便？

馬：我正是這樣想，剛才我還和密斯駱討論過……

駱：是的。我也深深覺得國難這樣危急，救國是人人應該擔負的責任，我們職員至少也不應該落在人後；不過××鬼子真厲害，他竟能使中國人不能爽爽快快地幹救國的工作，我真痛恨極了！（朱露驚訝的神態，靠着窗聽他們說。）

周：密斯駱的話真有意思！現在的救國環境實在很壞，我們要參加，多少要有一點犧牲的精神。不過自從綏遠將士起來抗戰以後，情形總多少好了一點。——我們且坐下來談吧！（周、馬、駱三人同坐下。）情形轉好的原因是很多的，重要的有三點：第一綏遠將士公開抗戰以後，全國抗戰的要求馬上就激昂起來，因而各地

救國工作就得到更有力的支持；第二××鬼子支配下的各種阻礙中國人救國的力量，難免不使大施活動，有些地方甚至還不得不假心假意地附和救國的呼聲；第三××鬼子對中國的侵略一天逼緊一天，使各地的工商家也人人自危起來。他們現在也漸漸見到要救中國只有抗戰，所以對於我們職員參加救國工作，多少也有了一點同情心……

馬：那末，你可曉得本市的工商界以及我們公司裏的老闆，他們的態度近來究竟怎樣？

周：他們大概也和各地的工商家差不多。他們見到自己辦的工商業被××鬼子的軍事行動和私貨摧毀，過去的和平交涉並沒有制止敵人的侵略，於是就想抗戰。但是想到抗戰以後，他們的工商業至少要受到一個時期的激盪，於是又遲疑起來。不過一部分工商家已經出動參加救國工作，組織綏遠剿匪將士的後援會和慰勞團。我們公司裏的張經理雖然還很害怕，不過總不是奸商之類，有時他對眼前的國事，不是也要發發牢騷嗎？

馬：那末，我們爲什麼又常常聽見某某公司開除參加救國工作的職員呢？

周：這也是不能避免的；因爲工商家內部也極複雜，有些與××鬼子接近，甚至於替他們販私貨，這類奸商當然要開除有救國心的職員，不過他們畢竟是少數。有些老闆開除參加救國工作的職員，往往是受了別種壓力，怕職員把禍水帶上門來……

朱：（上前打斷周的話）其實，老闆們不替我們排除外來的壓力，反把我們開除，就是表示他們沒有救國心，等於做奸商。（憤激）

周：說他們就是奸商，未免過分一點。有錢的老闆們終比我們小職員怕事，他們這種自私的弱點，我們最好能誠懇地用國家的危難來克服他們。不過我也不是說，他們開除我們，我們一點也不要反抗。我認爲到了他們一點也不關心國家的生存，和我們失業後的生活，我們當然要把他們當作奸商反對！

朱：仲平，我要問你一個問題。我們公司裏的那位副經理，他常常對我們說：現在國難這樣嚴重，人人都該起來救國，不過我們生意人應該提倡『本位救國』，就

是做老闆的專心辦工商業，做夥計的也特別發憤地替老闆做生意，使工商業發達起來，增加國家抵禦外侮的力量，這也是救國。仲平，你看這種『本位救國論』究竟是什麼玩意兒？

馬：（陸作思索貌，馬搶上回答。）這種『本位救國的論調，照我看來，又對又不對。這就是說，促進工商業的發達，增加國家抗敵的經濟力量，這是對的；不過以為做生意的人，只要埋頭工商，國家大事一點也不要關心，把他們完完全全地分離開來，這便大大地錯誤。因為××鬼子的侵略是不分開的，你假使不同時參加抵抗，你想專心工商，它也不容你專心，結果當然更談不到工商業的發達了！

周：國賢的分析很對。不過我們還得注意，有些奸商也利用這種『本位救國論』，一面表示他們也是忠心報國的良民，一面又可冠冕堂皇地趁機強迫夥計們多做事，少拿錢，好像夥計們不這樣做，就是不知體念工商業的困難和國家的危急，就是不愛國！這是多麼滑稽！至於我們的副經理說這類話，大概是由於他的安

分守己的心願。他平常怕多事，怕與官場中的人員來往，就是他不願牽涉政治的表現。所以我認為我們現在所處的職業環境，總不是一個奸商作威作勢的環境，而且目下一般工商家對於救國問題的態度，因為切身利害的關係，多少也比以前好了一點。我們假使能夠好好地應付，就是去參加今天的遊行大會，也不見得就有什麼天大的禍水掉在我們頭上。

駱：既然這樣，國賢，我們打消到公園去看臘梅的念頭吧！我們趁自己的休息時間，不妨礙公司裏的職務，去參加本市各界募捐援助綏遠的遊行大會，不見得就是大逆不道。何況要做救國工作，我們多少總要培養一點犧牲精神呢！去，我們一同去參加！（起立，馬亦起立。）

周：（亦跟着起立，轉身對朱。）老朱，你聽見沒有？誰的觀察正確？我們快來和他們握手紀念！（周與馬握手，朱亦欣然與馬握手。）

馬：我們的勇氣實在不夠，希望你們兩位時常督促，使我們也進步起來！

駱：我看我們公司裏還有好幾位同事，像竺奇麟、吳蘭仙、王榮昇……也會參加今

天的大會，我們去邀他們一下好嗎？

周：竺奇麟早已去了，吳蘭仙他們，今天輪不到休息，要他們請假去參加，我認爲不必……

朱：其實也應該叫他們請假去參加。遊行要緊，老闆的生意何必斤斤較量呢？

周：老朱，你這話，我聽來又未免有點過火。遊行固然重要，但是所有職員都拋開職業去參加，也是不妥當的。第一，容易引起老闆的惡感，使我們受到本來可避免的障礙或犧牲，那又何必。我認爲我們對於老闆，在救國一點上，應該盡可能地和他們取得一致。第二，一面做救國工作（將來甚至參加抗戰工作），一面維持中國本身的工商業，也是必要的。這當然和剛才所說的『本位救國論』不同，而是真正地替國家保衛國防經濟的基礎。所以我不讚成叫吳蘭仙他們今天也一起請假去參加。

朱：你總有一番大道理，我贊成你的意見！

馬：仲平的意見的確不錯，倒不是強辯！我認爲爲了對外，爲了救國，我們的確應

該儘可能地與老闆們保持密切的關係。不過這也是雙方的，如果老闆不諒解我們，我們也不必白白地委曲。

周：同時我還覺得：我們做職員的在國難這樣嚴重的現在，固然不應自私自利地只顧自己的飯碗。不過也不應輕易地無爲地犧牲了自己的職業。因爲有了職業，不特對個人生活可以少費一點心，同時做起救國工作來，也有種種的方便和保障。所以我認爲我們一方要有犧牲個人飯碗的決心，同時又要有儘可能地保全職業的正當手段……

駱：我們現在不用大討論了，要參加還是快點去參加。（老高自台右帶着掃帚畚箕出來，背上還插着一枝雞毛帚。）

高：噲，你們還不出去玩麼？聚在這兒幹嗎？

朱：好，我們走吧……（電話鈴響：老高急急地放下手中的掃帚畚箕去聽電話。）

高：喂，你是楊主任嗎——哦，對不起，你是張經理，有什麼吩咐——一共還有四位先生在飯堂裏——曉得，我叫他們等着。（其餘都靜聽着，馬略現驚慌貌。）

朱：是不是經理先生？他要到這兒來麼？

高：正是！他問我有沒有先生在這兒，我說有四位，他就叫我通知你們等着。不曉得有什麼大事發生！他自己是難得打電話來的！（慌張貌）

周：不會有什麼事情，你不必着慌。你把你背上的鷄毛帚拿下來吧！

高：真該死；不然，經理見了還要說我在飯堂裏唱大戲呢！（將鷄毛帚拿下，連忙收拾板凳和桌子。）

朱：我們也不必避，更用不着慌，讓我一個人來和他交涉……

周：交涉還是讓我來吧！他如果爲了別的事，不是爲着耳聞我們要到外面去參加遊行，那末我們自己也不用提，事情是很容易應付的。

駱：還是密斯脫周說好些。必要時，讓我從旁幫幾句；你們兩位儘可裝着不相干的樣子，不必扯在一塊。

周：密斯駱的主意很好……

張：（急自外入向四人注視一番。）你們今天輪到休息嗎？

周：是，經理！

張：你們在這兒幹什麼？不出去走走？（說話時，眼睛不大看他們。）

周：我們隨便談談。心裏正想出去，但是又沒有什麼地方好去。

張：哦！（對高）茶房，宿舍裏沒有人了嗎？

高：經理，裏面沒有人，我剛剛收拾房間出來。

張：是要巴結一點；常常收拾收拾。（頭望着窗子）茶房，你要把窗子常常開着，使飯堂裏的空氣也可新鮮一點！

高：（連忙趨前開窗）經理，這個窗子常常關着，也是先生們吩咐我的。他們寧使不要空氣，因為窗外的衙堂裏有兩個尿坑……

張：（假咳嗽，裝作沒有聽見老高的話。）茶房，你要時常守在電話機旁邊，聽外面有什麼吩咐！（老高即直立在電話機旁，全堂肅靜片時。）

周：經理，通知我們等在這裏，可有什麼吩咐？

張：事情倒沒有什麼。就是今天下午聽說外面要舉行什麼遊行大會，恰巧今天又是

公司裏一部份職員休息的時候。我怕他們闖進去帶了禍水回來，所以打電話到這兒，通知你們留住，已經出去的是找不回来了，但願他們不是去參加；你們現在既然沒有一定的地方要去，那末就不必出去了！（四人相顧不語，最後駱翠英立

出。）

駱：經理，請你不要怪我多話，我們心裏是想趁今天休息的機會，到公園裏去看臘梅的。我們出去，不去參加什麼大會不大會，又有什麼要緊呢？

張：你們女孩子懂得什麼？在馬路上一看見成羣結隊的人遊行，年青的人就會不知不覺地湊上熱鬧。所以，你們還是不要轉念頭好！

朱：（忍不住地上前說）經理，我老實報告，我們出去並不是去參加，不過看實在想看一下。好在我們今天輪到休息，並不會妨礙店中的事務。

張：你這話不對！要曉得這不僅是你們的職務問題，而且有重大的政治關係。你們可曉得今天的遊行大會，據說很有人認為不法的行動呢？

周：經理的好意，我們很懂得，當然是担心意外的禍水惹到我們身上來；不過我們

也不是一定要去看。我們弄不明白的就是本市各界人民起來募捐援助綏遠的將士，爲什麼會變成不法的行動呢？

張：這裏面的內幕，你們當然不能瞭解，因爲這是國家外交上的大事，我們從事工商的人不必去研究。

周：經理，我們都是小夥計，不過有些時候，也怪覺得外交上的事情和我們很有關係。我常常這樣擔心：××的私貨這樣源源而來，如果不能有效地制止，像我們公司在青島所經營的紗廠就難免要受打擊，上自董事，下至我們小夥計，就難免不倒霉……

張：這點我何嘗不能見到，××數年來在我國的行動當然對我們大大不利。所以像綏遠將士起而剿匪，我也非常擁護。我今天叫你們不要去參加募捐，並不是我反對中國人都應該起來救國，實在因爲救國的問題太複雜，我們還是不參預好！

周：救國問題，現在的確好像有點複雜，不過在我們當小夥計的想來，假使大家

都真正地起來一塊幹，彼此不要站在救國的圈子以外相互攻擊，這樣救國問題就會簡單起來。像本地有好幾位實業界領袖，現在起來組織綏遠剿匪將士的後援會和慰勞團，如果像經理這樣有地位的人，也一起參加進去；那末本市各界的救國工作不是就多了一個中心嗎？

張：你對救國倒有一大篇主張！（以目注視周）不過談何容易！誰願意先站出來做難人？所以像你們做職員的更不必東活動西活動，有什麼好處呢？你們碰到我這樣的經理還算好，有些經理看見你們這樣活動，簡直就要把你們開除！

駱：（像對着經理又好像不對着經理）其實，把同情救國的職員開除了，又有什麼意思！×
×鬼子一天厲害一天，使中國人生意也做不成，假使不設法挽救，他們又有什麼好處？

周：（對駱）有些經理當然不能像張經理這樣賢明，他們往往不知前前後後地想一下，難為我們小夥計實在不必要！其實有些小職員於業餘參加救國工作，何嘗不是為着中國和中國的工商業呢？（張緩來踱去，若聽若不聽。）

朱：（對馬說）我有一位同鄉在北平的一家皮貨莊當夥計，他告訴我他的老闆在先也厭惡職員談什麼救國不救國。去年十一月，他在西北口外的皮貨生意，受了××鬼子的蹂躪，大大地蝕本；所以現在也恨死××鬼子，對職員的行動也慢慢地諒解起來了！

張：（自己低語）我們青島方面的紗廠，去年也不好……

周：經理，據我所聽見的，說今天的大會是在公衆運動場公開召集的，工商界參加的也很多，所以我想，我們平時努力爲店中做生意，今天恰巧輪到休息，順便到外面去看看，決不會連累到公司……

張：你們要曉得問題不在我一個人，我也是受着各方面的牽制。如果上面的董事或者別家的經理也容許職員去參加救國遊行，我又何必阻止你們？我何嘗不曉得國家滅亡，我們的工商業也萬萬保留不住呢！

馬：不是我當職員的恭維經理，在商人中能像張先生的實在很少，張先生實在應該做工商界參加救國運動的榜樣……

（電話鈴響）

高：喂，看誰——張經理嗎——在這兒，什麼事？什麼事？喂，什麼事？電話斷了嗎？

張：你怎麼好把電話斷了呢！還把聽筒死拿着幹什麼？

高：（連忙把聽筒掛上）電話不是我弄斷的，是那面……

張：算了，下次當心！（又踱來踱去）

張太太：（自外入對張）你爲什麼老在這骯髒的飯堂裏？肚子餓，好上大菜館去！叫我在會客室等一會，一等就等得這麼久？你又在對職員先生們訓話嗎？

張：不要多煩了，我和他們正談着一件大事！

張太太：什麼大事？我可以曉得嗎？

張：我告訴你，他們現在想到外面去參加募捐大會，援助綏遠的將士；我叫他們不要去，做生意歸做生意，不要干預什麼救國大事。

張太太：你總是歡喜說『做生意歸做生意』這一類話！我屢次三番要你帶我到南方的西湖莫干山等等名勝地方去玩，你總是說那是闊人太太的玩意兒，做生意的

人歸做生意，不好學樣的！你這類話多麼討厭！讓他們自由吧，我們快去宋公館打牌！（拉張）

張：你再等一會兒！我還要和他們說話。（大隊遊行隊伍的口號聲，由遠而近，聲浪漸漸擴大）

那是什麼聲音？是不是遊行的隊伍？茶房，你去看一下！（老高出去，全堂空氣緊張起來。）

周：我想一定是的，參加的人多麼多呀！經理，這的確表示國難太危急，工農商學兵的各界同胞，都要起來為各自的生存奮鬥！經理，我想，假使再讓××鬼子橫行下去，我們這家公司一定也要倒臺，我們都會失業，都會變成亡國奴……

（張現憂愁不安貌）

朱：（看見有人跑進街堂散傳單）仲平，遊行的隊伍已經到了街前，他們的傳單隊已經到街堂裏來散傳單了！

羣衆丙：（將傳單自窗外散入）各位同胞，××鬼子加緊侵略我們的綏遠和華北各省，我們再不起來抵抗，我們都會變成無家可歸的亡國奴，親愛的同胞，快快起來救

國！

周：經理，每個中國人都為救國的熱血燃燒着，我們已經情不自禁地要去參加了，你同情我們去參加吧！你自己也去吧！（周等四人突門而出，口中不斷地大呼「大家起來

救中國吧！」張揮揮手，表示允許他們去。張太太緊靠在張的身上，暮徐徐下。）

x

x

x

x

全場的觀眾看着幕徐徐下的時候，大家口中也不禁地喊出『打倒x x帝國主義！』『中國民族解放萬歲』等等口號！每個觀眾在回家的路上，除掉批評今晚的舞台表演以外，心中差不多都定下這樣一個志願，就是以後在業餘時間，一定要努力參加救國工作。補習夜校的同學們也同樣認定今後除努力編輯職員生活，舉行集體演講或討論等工作以外，更應該把業餘的精力集中到救國的實際工作上面去！